易書閣

經典古籍新編

白話原文對照

閱微草堂筆記

第七卷如是我聞一

7

書名：白話閱微草堂筆記第七卷如是我聞一
原著者：清 ・ 紀昀
白話文作者：卜黃淑鈴
編審：卜歌
發行人：卜致忻
出版者：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 180 巷 52 弄 16 號 4 樓
網址：http://tw-book.com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出版日期：2014 年 9 月 30 日
電子書定價：49 元
ISBN: 9789869091176
電子書製作：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Mac OS , Windows
檔案格式：PDF
檔案內容：圖形 , 文字
播放軟體：ez PDF Reader
使用載具：PC

如是我聞一

目次

說白話？白說話？／7
前言／9
柿園敗將／9
強暴／10
媚藥道士／11
狐避雷劫／12
子午井／13
殃煞／14
仙人何在／15
殺妻／16
施捨／17
妒婦／18
狐仙遺方／20
鬼幫人／20
狐責子／21
惡作劇／22

拆字／23
胡宮山／24
送窮之鬼／25
真假鬼谷子／26
盜見鬼／28
趕蛋／29
古松／31
造業／32
寵殺／33
平等／34
灑脫／35
官逼／36
負鬼／37
觀心右臺／38
雞冠花／40
狐報德／41
瑞杏軒／42
滑稽／43
豬頭跳／44

鬼也說鬼故事／45
臨終／47
鬼偷／48
盛氣／48
灌夫畫師／50
多金仇親／51
牛眠龍鳳地／52
繩還繩／53
孌童／54
山神／55
過夏引狐／57
選人／59
兔鬼／60
自取其敗／61
欠債不了／62
庸人／63
死了都還忙／64
異類有人心／66
感士不遇／66

咎由自取／67
走無常／69
可惜／69
萬柳堂／70
索命／71
放債者／72
謝恩／74
長隨／75
至理／76
老猴塗鴉／78
第七卷 如是我聞一 仿雕版新編／81

說白話？白說話？

自從開始寫白話《閱微草堂筆記》，就已經不是讀書了！雖然沒有因此而失去閱讀的樂趣，但是在字裡行間，領略清代大才子的心意，真是無法言說，說穿了，失了原著者的含蓄之心，不說明白，又想著一些文辭語意和典故，現代人總是看著模糊，最後還是順寫就好！

紀曉嵐的學問和儒者風骨，就讓能讀懂文言文的讀者們，各自去心領了吧，我只是將文中比較艱澀難懂的古代典故多些著墨、也許讀者也能知曉更古老的故事，藉以認識一代才子的飽學和見識了。

「如是我聞」語出佛典，阿難尊者是佛祖諸弟子中多聞第一人，就這短短四字以後道盡了佛說，難能可貴。紀昀的如是我聞共有四卷，大多紀錄當時人所說的故事，當然也一如以往，總是有所議論和見解看法等等。

佛典的結論都是：「皆大歡喜，受持佛語，作禮而去。」可是這如是我聞第一卷的最後一篇，竟是老猴塗鴉！紀曉嵐有時候也很頑皮，竟不知是否因為如此，他才被後人說是獼猴轉世了呢？

文章一起手，就讓人心痛，原來他的「灤陽消夏錄六卷」早就被書肆所竊刊，那是盜印啊！可見自古以來，出版業就一點也不尊重著者和著作權了，難怪世風日下到了現代，竟有剪刀加糨糊就能出書！如今更是方便了，Ctrl+C、

Ctrl+V，再修一修改一改，也能出書，簡直……叫人無言以對！

讀書所為何事？以前有科舉，現代有國家考試，但是那些高頭講章和考試秘笈也經不起時間的考驗，然而稗官野史有盜版，印書的不必負起文責，書本只能變成金流，而非裨益人心，真不希望以後書店只賣電腦工具書了。

這一卷裡有「胡宮山」，他是很有名的武術家，多有名呢？中國連續劇「康熙王朝」裡有他，他在中國小說家二月河的小說中很有份量，胡宮山的遭遇，早就成為香港早期疆屍電影的張本，直到最近的廣告影片裡，只要是疆屍出現，必是那種紅眼露齒的清代官員扮相。

所以說，想要寫故事的人，必要多讀古籍，幸好清代離現在不遠，又說的是北京話，滿大人語與現在的普通話差不多一樣，沒有古韻反切音等等，更不須要研究平上去入，更沒有平平仄仄仄平平，讀起來一點也不辛苦，也不容意誤解，《閱微草堂筆記》是一套好書啊！

前言

以前所寫的《灤陽消夏錄》只是草稿，尚未戡定，卻被出版商偷偷出版印行了！這可不是我樂見的事。然而博雅君子與眾多讀者們也許不以為這是壞事，且不時還有人來告訴我親身經歷的新奇故事，於是，我又將舊稿拿出來，再續補上新的內容，又成了四卷。歐陽修說：「物嘗聚於所好」就是這個意思吧！人一有了嗜好，便會容易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天下的事往往都是這樣，也是值得深思的啊！

辛亥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題。

柿園敗將

太原書生折遇蘭說，他們家鄉有個扶乩的人，降壇大書一首詩說：

「一代英雄付逝波，壯懷空握魯陽戈。廟堂有策軍書急，天地無情戰骨多。故壘春滋新草木，遊魂夜覽舊山河。陳濤十郡良家子，杜老酸吟意若何。」署名：「柿園敗將」。

圍看降乩的眾人都悚然驚訝！都知道來的是明朝的白谷先生孫傳廷。崇禎末年，柿園之役，敗在於朝廷出旨遙控戰事，被李自成追擊，官兵狂奔

四百里，死者四萬餘，那敗戰之罪不在孫傳廷，且他兵敗自死，連妻女都投井死了，崇禎皇帝還要懷疑他沒死？連個諡號也不肯給！這首詩，乃是以唐代房琯車戰自比，房琯是書生督戰，拘泥於兵書古法，用兩千輛牛車當頭陣，被安祿山打敗，孫傳廷引這個典故罪已，正人君子的用心昭昭，比起那些只會逃跑哭訴，還要百寶盡出、推卸責任的人，例如萬曆朝的王化貞之輩，不知高貴多少？那真真是三光照亮九泉啊！

大同的書生杜宜滋，也記錄了這件事和這首詩，只是，空握作辜負，春滋作春添，意若何作竟若何，其中有四字不同。大概是傳寫時偶有異筆，但大旨上並沒有不同。

強暴

許南金先生說，康熙五十四年，歲次乙未，他要走過阜城的漫河，因夏雨泥濘，馬疲不能進，到路旁樹下坐著休息假寐，恍惚間看見一個女子來拜言說：

「妾是黃保寧妻湯氏也。在此為強暴所逼，以死捍拒，被亂刀砍死。官兵雖然捕獲那些賊人也誅殺他們了，然而，他們卻以為妾已被污，竟不旌表。冥官哀憐我貞烈，讓我居住在此地，成了橫死諸魂的長老，到現在已經

四十多年了。有個異鄉來的丐婦，踽踽獨行，突然被三個勇健的男子捉住，綁在樹頭肆行淫毒，她除了罵賊求死以外，別無他術。她齧齒受玷，是因為女子柔弱被綁也不能力敵，不是她守節不固。

官府的司讞者苛責不已，這真是冤枉啊！公狀貌似儒者，當必明理，乞求您能為那個婦人翻案。」

許南金在夢中才要詢其里居，霍然已醒。後來，他問阜城的士大夫，都無人知道那件事。又問官衙裡的諸老吏，也沒有那案件舊文書，大概是當時以為那被辱的只是個丐婦，不予重視湮沒了吧。

媚藥道士

京師有一處道觀，原本就有狐怪。道士們建醮，收了許多金錢。每當法事完畢後，道士每每與徒弟們在神座燈前，會計出入，這次居然銀錢不符，還少了數金。師父說是徒弟乾沒，徒弟們說是師父誤算，算盤珠子打得格格響，一直算到三更天，都不休息。

忽然聽見樑上有人說：「新秋涼爽，我都睏死了，我想睡覺了，你們又何必在這裡聒噪呢？那短少的數金，不就是你想要買媚藥，早就放在懷裡嗎？你到後巷的劉二姐家，二姐要金指環，你當時乘醉，順手拿了給她了？

你怎麼就忘了呢？」

徒弟們個個轉面掩口。那道士乃默然，收了簿子出去了。當時有剃工魏福，也住在道觀內，是他親耳聽聞的，他說那狐怪說話的聲氣，聽起來咿咿呦呦，很像小兒女在說話。

狐避雷劫

最近偶閱近代人所寫的《夜談叢錄》，見到所記載的焚旱魃一事和狐避劫二事，心理有疑問，先記下來，等候格物窮理者，日後也許能解開謎團。

旱魃為虐，最早見於《雲漢．大雅》，《毛詩序》有詳細記載，也是出於經典。《山海經》裡說成是女魃，似乎是因為《詩》的內容而附會的。然而根據古籍紀載描述，只是一個特別的妖神而已。近代所說的旱魃，則都是說成僵屍，要挖掘出來焚燒以後，才會下雨。

這天下雨，是合天地之氣而成，就一隻僵屍的氣燄，怎能彌塞乾坤，使天地之氣隔絕不通呢？雨也有龍雨，一隻僵屍的伎倆，竟能驅逐神物，使布雨的龍畏避不前呢？這又是從何解釋了呢？

又狐避雷劫！自宋代以來，常見於雜說筆記，說法都不一樣。狐若無罪，雷霆怎能定期擊殺？那是濫刑，天道不會如此的。狐若有罪，何時不可以誅

殺？而必要限以某日某刻，叫那狐先知道了，早早躲避？就算躲得了一時，又何時不可以誅殺了呢？怎會讓狐躲過一時，竟不再追擊的道理？難道上天就不罰了嗎？天道也不會如此的啊，這又是怎麼解釋了呢？

子午井

虎坊橋西邊有一處宅子，是南皮公子張畏的故居，今則是劉雲房副憲居住著。那宅中庭院有一口井，子午二時汲水，水則甘甜，其餘各時所汲之水，則否。這其中的道理無人知曉。

有人說：「陰起午中，陽生子半，那是井水與地氣相應的啊。」

然而元氣氤氲，充滿天地，為何其他的井不與地氣相應？還是只有這口井特別嗎？

西方的讀書人最講究格物學了，《職方外紀》有記載：

「其地有水，每天都發十二潮，與計時的日晷和沙漏不差分秒。有欲窮其理的人，在水濱築廬居住，日夜測之，還是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以至於跳水自殺了。」難道這口井也是類似嗎？

殃煞

唐代張讀所寫的《宣室志》說：「俗傳人死數日，當有禽鳥自棺柩中出來，名為「煞」。太和中有一個姓鄭的人，網得了一隻藍色的巨鳥，高五尺多。卻忽然消失了，姓鄭那人到鄉里中問鄉民，有人回答說：『里中有人死了幾日了，卜者說今日煞當去。他們的家人躲起來看，是有藍色巨鳥，自棺柩中出來，難道是你所捕獲的那一隻嗎？』」這就是現代人所謂的煞神了。

五代末年的徐鉉所寫的《稽神錄》也說：

「彭虎的兒子少壯有膂力，常說世上沒有鬼神。他的母親死了，當時的巫者告戒他說：『某日有殃煞要回來，煞氣很重，最好離開家裡迴避。』屆時，全家老少都離開家宅了，只有彭虎那個不信鬼神的兒子留下來不肯離開。到了半夜，有人推門而入，彭虎的兒子害怕又進退無遽，無計可施之下，見家裡有一隻大甕，他便躲了進去，拿了板子蓋頭，可是他卻覺得自己的母親來了，還坐在板上。

有人問：『板下無人耶？』

母：『無。』」

這就是現今所謂的回煞。

俗說，早夭的兒子若還沒長牙齒，死後無煞；已經長了牙齒者即有煞。巫者能預知煞神來的時候。

我家的奴才孫文舉、宋文兩人都通曉那種巫術。我也曾索看那些巫者們用的書，只是以年月日時干支推算而已，也沒有什麼特別奇怪的。

其內容寫著，某日逢其兇煞，當用某符禳解，看起來像似以詭詞取財而已。或是室廬房屋逼仄狹小，宅內無地避煞者，又有壓制之法。使殃煞伏而不出，是謂之斬殃，這就更加荒誕了。

然家奴宋遇的老婆死了，他們家召來巫者「斬殃」，可是到現在，他一家人所居的居室中，夜裡也還常常有無明聲響，他家的小兒女，也多見過那些個形狀，這好像又不都是荒謬。

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幽明之理，人是不能完全知曉的。所以不必曲為之詞狡辯，也不必都不信，還攻擊那種說法啊。

仙人何在

人死後，魂就隸屬冥籍了。然而地球圓九萬里，直徑三萬里，國家和土地不可以數計。天下所有的人類百倍於中土，那鬼，想必也百倍於中土了！

但是，為何到過冥司的人，所見到的都是中土之鬼？竟沒有一隻是外國

之鬼耶？還是各國都有他們的閻羅王耶？

郎中顧德懋，據他說他自己就是統領陰司冥官的人，我也曾將我的疑慮問他，他也不能回答。

自古傳說，不會死的人，都名列仙籍，然而只聽說過上古有赤松子、廣成子成了仙人，為何現代所遇之仙，都是近代人呢？

漢代劉向以後，所有的紀錄，都沒成仙的人，這豈不是說，都沒有仙人了嗎？我這樣說，這就好比宋代朱熹論東漢的煉丹家魏伯陽一樣了，是有些陰錯陽差了！

婁真人，是當今首領道家的人，我也曾經將自己的疑惑問他，他也是不能回答啊。

殺妻

有一個同鄉里的人閻勛，懷疑他的妻子與表弟私通，遂攜帶火銃擊殺其表弟，再回家殺妻子。

他拿刀刺殺妻子的胸口，卻格格然，好像遇到鐵石，都殺不了她。

有人說：「是鬼神同情她不叫她枉死啊，這是陰間相助也。」

然而枉死的那麼多，鬼神為何都不盡其所能相助救濟呢？還是她別有善

行，所以才得鬼神默默庇護她了呢？

施捨

景州申學坤，是謙居先生的兒子，他純厚樸拙，不墜家風，信道學甚篤。他曾對我的從兄懋園說：「以前在某寺，曾見到有僧人以福田之說誘人布施財物，供他飲酒吃肉。為了此事寫了一篇論述，戒人勿要施捨。

夜裡，卻夢見一神，很像似佛教所謂的伽藍菩薩，來侃侃而談，伽藍菩薩說：『你別這樣想啊！以佛法論，廣大慈悲，萬物平等，那些僧尼也是萬物之一啊？施食能施給鳥鳶，愛惜之情也能及於蟲鼠，是欲其生啊。

雖然那些人藉著施捨之名求生活命，你卻要使他們饑餓而死，那麼你看他們，是不如鳥鳶蟲鼠了嗎？當然也有很多破壞戒律而自墮地獄泥犁的人。然而，世上可有因為梟鳥醜惡而殺盡羽族的事嗎？可有為了要殺惡獸獍而滅絕所有獸類的事嗎？你想想，可有這種道理嗎？

以世法論，田地不夠授人，但也不能不給百姓們自謀食糧啊！那些僧尼也百姓之一種，他們到處募化，也是謀食之一道啊！又何必以其不耕不織，就認為他們都是蠹國耗民了呢？至於那些不耕也不織而蠹國耗民的人，難道只有僧尼了嗎？

你何不也一一著論述說，一起都禁止了呢？況且天地之大，這種不耕不織的人類豈止數十萬，一旦絕了他們的衣食來源，羸弱者轉瞬間就死於溝壑了，這姑且不說；那些凶險狠黠的人會鋌而走險，到時候，你又怎麼善後耶？

唐代韓愈辟佛，尚且主張鰥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你無良策以養人，而徒然唆使他人都不要施捨了，這不是佛的意思，恐怕也不是孔孟之意啊！

雖然說話出如風追不回來，但是你也要深思啊。』當時我在夢中，還想與他辯論，忽然醒了過來，神的話語歷歷可憶，您以為如何呢？」

懋園沉思良久說：「你所持的也是正論，神的見識確是大方向。然而人情所向，那施捨之事，也不是從今天才開始的，怎麼可能因為你的一篇論述就能遏止了呢？神這樣刺刺不休，只是對這種事多一次爭論而已。」

妒婦

同年的金門高，他是吳縣人，曾經夜泊淮陰之間，看見岸上有二叟相遇，兩個老人就坐在水岸的草亭上。一叟說：「你最近忙些什麼事？」

一叟曰：「主人避暑園林，我是天天都要到水閣裡，看活秘戲圖啊，那真是百媚橫生，也特別好玩。主人的第五個姬人尤其妖豔，我見她與主人剪

頭髮發重誓，說她日後，也要像燕子樓中關盼盼一樣，矢志守節，又相約似玉簫再投胎轉世，重新侍奉韋皋一樣，主人為之感動哭泣啊。

然而，我偶然也聽見她與母親竊議，都說主人老了，應該早早多儲藏些金銀財寶，好為日後再嫁打算。你說，這種人可信嗎？」

兩個老人互相嘆息很久。

一叟又說：「聽說，嫡妻很賢慧，真的嗎？」

一叟撇過頭說：「她是天下最善妒的人啊，何來的賢慧之說？那種因妒恨而爭鬧的女人，真是深淵的驅魚者啊！

那個婦人會針對妾媵的出身，想盡各種辦法驅逐出去，妾媵若是性情軟弱的，她會施恩撫慰，放縱她自由出入，到處冶游，也不防制，使她流於淫佚，生出些醜聞而自愧離去；

強勢的她就待之以禮，明裡尊崇她與自己平起平坐，暗地裡卻與她抗爭不已，叫她養成驕悍之氣，日久，妾媵與正妻若相爭，尊卑有別，那便會自覺不堪而離去；

若有妾媵用這二種方法都不上鈎的，則私下煽惑毀謗陷害她，務必使之兩敗俱傷者又多了去，然而就算小妾們不立即跑了，一門之內，時常相罵，惡語攻訐、毀謗，也是時有所聞，務必要主人進到妾之房內時，妾媵只會抱

怨和愁顏；待走進正妻的室內，她定是柔聲怡色，那些離開的妾媵下場，不問而可知啊！他那個正妻，乃天下最善妒的女人，何來賢慧之說呢？」

金門高竊聽兩個老人說話，很佩服其中的道理，然而卻不解他們說的入水閣所指何事？才在凝思之間，有官船鳴鉦順流而來，收帆欲泊，那二叟轉瞬已不見，他才醒悟，他所見的那兩個老人不是人類啊。

狐仙遺方

先兄晴湖說：「飲鹵汁（石灰水）者，會血凝而死，那是無藥可醫的。里中有個婦人不小心飲下鹵汁，還在張皇失措，不知怎麼辦才好，忽然有一個婦人掀開門帘走進來，說：『可急取隔壁賣豆腐家所磨的豆漿灌下，鹵得了豆漿，則凝漿為豆腐而不凝結血液。我是前村老狐，曾聽過仙人說這個方法。』那婦人說完了就不見人影，試之，果然有神效。」

晉代末年的劉涓子精通醫藥，還留有鬼遺方，這飲豆漿解鹵的方法，可稱為狐遺方了。

鬼幫人

秦爾嚴去作客，親自御車從李家窪前往淮鎮，遇到持火銃擊殺鵲鳥的獵

人，火銃聲音太驚人了，把馬都嚇的亂跑了，秦爾嚴倉皇中墮下車去，橫臥車轍中，自覺是沒得活命了，然而那馬卻忽然不跑了！

黃昏回到家，買酒自慶，燈下與同輩們說今天的異事。居然聽見窗外有人語說：「你說是馬不跑啊？那是我二人捉著馬轡啊。」

眾人開戶出去查看，竟然寂無人跡。

第二日，秦爾嚴帶著酒脯到墮馬處去祭奠。

先父姚安公聽說了，他說：「鬼幫人，用這種方法求食，人怎麼可以討厭鬼呢？」

狐責子

里人王五賢（幼時聞呼其字，是此二音，不知即此二字否也），是位老塾師。曾經夜裡經過古墓，聽見鞭打之聲，還聽見有人大聲責罵，數落的說：「你不讀書識字，不能明理，將來有什麼事做不出來啊？到你犯了天條之時，後悔都來不及了啊！」

他想著那人的話，不禁的說：「深夜曠野中，是誰人在此教子弟呢？」

仔細聆聽，那聲音竟是從狐狸窟中出來的。

王五賢喟然的說：「沒想到在這裡，會聽見這種教子的話啊。」

惡作劇

先叔儀南公，在西城有處倉庫，雇用了陳忠管理，主要是買賣菜蔬。

同輩們都說陳忠最近賺大錢了，要請客，陳忠都說沒有、沒有。

次日，陳忠竟然打不開錢箱，也沒拿錯鑰匙啊！後來打開了，錢箱裡面所蓄的錢有數千，竟然只剩九百！

那處倉庫的樓上早就有狐住著，陳忠他們也常聽見那狐隔著窗與人說話。陳忠懷疑是狐所為，他跑去問樓上的狐。

那狐果朗然聲回答他說：

「九百錢是你的工價，你分內所應得的，我不敢拿。其餘都是你每天乾沒的錢，原本就不是你的錢。

今日是端陽，已經為你買了幾斤粽子，還買了幾斤肉，買雞、買魚還有瓜菜果實等等，連雄黃酒，也為你買來了。

都放在樓下空房子裡，你最好早些去處理了，看是要烹煮還是怎麼做，若遲了，這天氣熱，恐怕會那些食物腐敗喔。」

陳忠打開空房，果然有很多食物都在裡面，他一個人也真的不能消納，只好找眾人一起來共餐同飲，人人都吃了一頓飽餐。

此狐可謂是惡作劇啊，然而也是頗快意人也。

拆字

古代人說「亥」字有二首六身，說是七十三歲的隱語，那是拆字測字之起始，到了漢代，喜歡圖讖之術者頗多，大多是用文字離合和點畫而來說詞，一直到了宋代謝石，以測字聞名，測字之術才成為一種專門的術，然而往往有奇驗。

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我參加了殿試之後，尚未傳臚放榜，當時我住在董文恪公家裡，偶遇一位浙江來的士子能測字。

我書寫一個「墨」字，那位浙江來的士子說：

「龍頭必竟不是你啊，但是從字裡面拆之，應該是二甲，墨下作四點，是二甲第四名嗎？你必然選入翰林，四點又是庶字腳，士為吉字頭，是庶吉士了啊。」放榜後果然應驗。

又乾隆三十三年，歲次戊子的秋天，我因為漏言而遭皇帝遣責，被關在牢獄裡，情況頗急，官廳每天派一名軍官伴守著我。當時有一名董姓的軍官說他能拆字，我就書寫了一個「董」字，請他拆字，董說：

「你要被遣戍遙遠的地方了，是千里萬里之外啊。」

我又書寫了一個「名」字請他推測，董說：「下為口字，上為外字偏旁，應當是口外了；日在西為夕，可能是西域了啊。」

我問將來得以歸來否？

他說：「看字形像君字，也像是召字，必當由主上賜還。」

我問當在何年歸來？

他說：「口為四字之外圍，而中缺兩筆，不到四年就能回來，今年歲次戊子，至第四年為辛卯年，夕字又是卯字之偏旁，這也相合啊。」

之後我果然從軍到烏魯木齊，也在辛卯六月還回京城。這大概是精神所動，與鬼神也相通了吧；氣機所萌，都會有預兆來顯示。這與揲蓍、灼龜的占卜，事同一理啊，似神異也非神異啊。

胡宮山

醫者胡宮山，不知何許人，也有人說：「胡宮山本姓金，實是吳三桂的間諜，吳三桂敗，他才改名換姓。」這件事毫無證據，也不能追查了。

我在六七歲時，也曾經見過他一面，當時胡宮山的年紀都有八十多歲了，但是依舊身輕矯捷如猿猱，他的武術擊技真是高超絕倫。

胡宮山曾經搭船，在夜中遇盜賊，他手無寸鐵，只是倒手拿著一管煙筒，揮霍如風，七八人都被刺中鼻孔，個個都倒地不起。

然而胡宮山最怕鬼了，一生不敢獨睡。

他說他少年時，曾經遇到一隻僵屍，他也揮拳擊打，但是都好像打在木石之上，又幾次差點被那隻僵屍打到了，幸好他躍上高樹之頂，那隻僵屍只能繞樹踴距跳躍，一直到了天亮，那隻僵屍才抱著樹木不動了！

天亮很久了，遠處有商隊經過，商隊的駱駝鈴噹噹響，他這才敢向下看！他看見那隻僵屍，遍體生滿了白毛，眼目赤紅如同丹砂一樣，還十指如曲鉤，尖齒露唇外，猶如利刃，他嚇的差點失了魂魄。

他又曾經在山店住宿，夜裡覺得被子裡面蠕蠕動，他還在懷疑是蛇還是老鼠。隨即被子被支撐起來，漸漸長高漸漸巨大，還突出與他並枕，原來是一個裸體的婦人！

那女人雙臂抱住他，他好像給巨繩束縛住了！那女人的臉靠上來要接吻噓氣，他聞到了血腥氣，那惡臭濃烈貫鼻，他不覺竟然暈絕了！

第二日，他得了他人的救助，灌救之後才甦醒過來。從此，他是膽裂再也不敢一個人獨睡了，黃昏以後，每有風聲月影，他更是惴惴不安了呢。

送窮之鬼

南皮令居鋐，在州縣當師爺二十年，熟練案牘、文書，最擅長寫公文判案，於是，他年年都被官員們高薪聘請去當幕客師爺。他既賺得了巨資，還

援用大清律，他捐官得了一個小官，他以為從此以後，去上任當官能駕輕就熟，這也算是熟門熟路了。

他到了任上，人卻變得昏昏憒憒，呆如木雞，每每人們來訴頌，或是與人辯論，他與告人的和被告，若兩造爭辯起來，他動輒面紅耳赤、語言澀滯，很久很久都說不出一個字來。

他見到了上位長官，進退應對，無不顛顛倒倒。過了一年多，竟因為才力不及，被彈劾了！

解去官職那一日，他夢見一個蓬頭垢面的人來，長揖說：

「你已罷官了，我也從此別過了啊。」

居鋐霍然驚醒，頓時覺得心胸開闊。可是他當了一年的窮官，實在是沒有錢了，他只好又恢復舊業，繼續去當師爺了。他當師爺則又變得精明果決，又能判斷如流了。

難道他所夢見的人，是他的夙冤孽耶？還是韓愈《送窮文》所寫的送之窮鬼耶？

真假鬼谷子

山東劉善謨，是我在丁卯年的同年，也就是乾隆十三年一起殿試的同年

也。他為人極其慧黠靈巧，人都戲呼他劉鬼谷。

劉善謨也真是詼諧，有時也是自稱劉鬼谷，於是鬼谷之名響亮了，若說他的字、號，別人反而都不知道那是誰了。

乾隆十七年，歲次辛未，他租借校尉營的一處小宅子居住，田白巖偶爾過去一起說說閒話拉家常，田白巖四顧慨然的說：

「這是鳳眼張三的舊居啊，門庭依舊在，但黃土埋香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了啊。」

劉善謨駭然的說：「自從搬來這裡居住，我幾次夢見有豔婦來往於廊廡之間，難道是那個女人嗎？」

白巖問他夢中豔婦的行容樣貌，居然真的是她。

劉善謨沉思很久，撫著几案說：「何物淫鬼，竟敢來魅我劉鬼谷耶？如果真敢來現形啊，我必定要痛打她一頓。」

田白巖說：「鳳眼張三在時，那才是真的鬼谷子啊，她手腕萬好，言語溫柔，她的百變善於折衝捭闔，被她迷的顛顛倒倒的人多了去，你這假鬼谷子怎麼比得上呢？

京師這麼大，你又何必一定要與鬼同住呢？」

田白巖力勸劉善謨搬家。我也曾到那裡探訪劉善謨，依稀還記得，斜對

面相隔六七家，是戈芥舟的住宅，可現今也已經不能指出那處地方了啊。

盜見鬼

太常史松濤說，初時做官任戶部主事時，居住在安南營，與一位寡婦比鄰。有一天晚上，有賊盜進入那寡婦家，都已經把牆壁打了一個窟窿了！

那賊盜忽然大叫：「有鬼啊！」

那賊盜狼狽跳牆跑掉了，一直到現在，都不知那賊人是看見了什麼東西？這豈不是鬼神也哀憐寡婦孤獨，暗地裡也都來幫助她了？

戈東長前輩有一天吃過飯，坐在庭前階下看菊花，忽然聽見有人大叫：「有賊啊！」

那聲音低喑嗚咽，猶如牛隻被籠著嘴的鳴叫，全家駭異。隨即一直如此，連呼有賊不已，仔細聆聽，那聲音，是從廂房裡的爐坑內傳來的。

家人急忙找巡邏者來啟視，竟是一個餓的快死的男人！他呼叫的聲音都快啞了！那人昂首長跪，自己招供說，自己是前兩夜乘著守更的人累睡了，偷跑進來，伏匿在那個坑裡，希望夜深後無人，他才好出來偷竊。

沒想到二更以後，下了毛毛雨，夫人命人移來兩甕醃菜，放置在坑頂的板子上，他竟然就不得出來了。

剛開始，他還希望雨後天晴，人們會將兩甕醃菜移走，可是已經過了兩天，還沒人來移走，他實在是快餓死了，他想，若是出來被捉了，頂多被杖打，若不出來，恐怕會餓死成了餓死鬼也沒人知道，於是，只好自己出聲呼叫了啊。

這種事極為稀奇，然而也實在是有其情理，寫出出來供人一笑了。

趕蛋

河間府的小吏劉啟新，粗知文義。一日，他問人說：

「梟鳥破獍是什麼東西呢？」

有人回答他說：「梟鳥食母，破獍食父，都是不孝的東西啊。」

劉啟新拊掌說：「是啊！我得了寒疾，昏懵中，靈魂飄到了冥司，見到二個官員連几坐，有一吏拿著文書，向著官員說：

『某處狐被牠的孫子咬死了，禽獸無知，實在很難用人的理來譴責牠。現在只有商議著折抵了，不要用不孝之罪來判了吧。』

左手的那個官說：『狐與其他野獸有別，已經煉形成人的，就該以人律來判；還未煉形成人的，自然適用野獸判例了。』

右手那個官員說：『不然。禽獸雖然在其他地方與人不同，但是至親屬

是天性，則與人是一個理。先王誅殺梟鳥擊殺獍獸，並不因為牠們是禽獸而寬容啊。這事當然要判不孝之罪，交付地獄去。』

左手那官員於是首肯，他說：『你說的是。』

隨即那個小吏抱著文書下來，居然打了我一巴掌，我就嚇醒了！他們三人所說的每一句話我都記得，只是不了解梟鳥破獍是什麼意思，雖然懷疑那是不孝之鳥獸，今天聽你說了，果然是如此啊。」

這個事極其新奇，難怪連陰府亦要煩難，要商量了，要知道獄情審判萬變，很難執一端判例。

據我所見，有事出律法例外的就有一個案例。

有一人外出遠行，人們都謠傳那人已經死了，他的父母於是將媳婦賣給別人家做妾。做丈夫的歸來，迫於賣妻為妾的是自己的父母，竟然也不能告他們了。

但是他偷偷潛入娶了他妻子的人家中，趁機見到了妻子，竟然帶著妻子逃跑了！

過了一年才雙雙被捉了回來，但是官府要判他們不是通姦罪，則妻子已經別嫁為妾了；要判通姦罪，則那人本來就是她的丈夫，做官的竟然無前例可引用。

又賊盜之中，別有一類人，稱為「趕蛋」，趕蛋不是盜賊而專偷盜賊的人。那種人，每每伺盜賊出外偷盜，或襲擊盜賊的巢穴，或等在路上，劫奪盜賊所劫之財。就是現代人所謂的黑吃黑。

一日，盜賊與趕蛋互相格鬥，打起來了！也都被抓去了官衙，都說趕蛋不是盜賊，然而他實在也是強掠搶奪；若說趕蛋是盜賊，也實在是他們所搶掠的對象都是盜賊的贓贓，這連官員也無前例可旋，無律可引啊。

又有因通姦而懷孕的女人，女人被判決懲罰後，官員依律，要判那女人生子之後，孩子要歸還給姦夫。

女人後來果然生了孩子，本夫懷恨，竟然殺了那個嬰兒！

那個姦夫控告本夫殺了他的孩子。這雖有法律可以引用，殺人有罪，然而卻始終覺得，姦夫所訴訟的，真是有理而無情；本夫殺嬰的行為，是有情無理，這實在沒有可以持平的判例啊。

真不知那些地下的冥官遇到這等事，又會作何判斷耶？

古松

北京豐宜門外有風氏園古松，前輩們多有題詠。

錢香樹先生還見過，至今那古松已經沒有了。何華峰說：

「相傳那株松未枯時，每到風靜月明，總會聽見絲竹聲。一位當時有名的人，巨公偶遊其地，偕同賓友們月夜前往觀看。二鼓後有琵琶聲，好像出自於樹腹，又好像從樹梢傳來，眾人在樹下聽了很久，後來又有小小的聲音緩緩唱著：

『人道冬夜寒，我道冬夜好。繡被暖如春，不愁天不曉。』

巨公大聲叱責說：『何物老魅，敢對我唱這種淫詞？』那聲音戛然而止。隨即又登登的復作音樂之聲，又唱說：

『郎似桃李花，妾似松柏樹。桃李花易殘，松柏常如故。』

巨公點頭稱讚說：『這還風雅些。』

餘音搖曳之際，眾人微聞樹外有悄悄話說：

『這個老傢伙真好拐弄，只要說這些話，他就說歡喜。』

撥刺一響，猶如弦斷。再仔細聽聽，以經寂然無聲了。」

造業

有個佃戶卞晉寶，勞作累了，在田隴邊休息，拿塊石頭枕頭暫眠。朦朧中聽見有人說：「昨天官衙有什麼事？」

一人回答說：「昨天審問某人的繼妻，判罰了打一百下鐵杖，那女人雖

有病容，可是她真美啊！眉目如畫，肌肉如凝脂，每受一杖，哀呼宛轉，聲音就如同風引洞簫，連哀號聲都叫人聽了心碎。我都捨不得打她，因此差點也受到鞭刑。」

問的人嘆息的說：「也只有這樣妖媚的女人，才能蠱惑丈夫，荼毒前妻的兒女，造下種種惡業啊。」

卞晉寶心想：「是那裡的官府啊，打人用鐵杖？」

他才想起身詢問，打個哈欠伸手揉眼睛一看，還是荒煙蔓草，四顧無聲。

寵殺

河北故城的賈漢恒說，有張二酉、張三辰兩兄弟。二酉先死了，三辰撫養侄兒一如己出。他經理田產，也替侄兒謀婚娶妻，無不盡心。

姪兒生病了，三辰也是經營醫藥，廢寢忘食。可是姪死後，他卻忽忽如有失，人們都稱讚三辰友愛。

過了數年，三辰也病了，將死之前，他在昏迷中自言自語喃喃的說：

「咄咄怪事。剛才到冥司，二兄向閻羅投訴我殺了他的兒子，要斷我的後祀，這豈不冤枉啊！」

從此以後，他病昏了，口中時常喃喃自語，都叫人聽不出說些什麼了。

一日，三辰稍稍甦醒過來，他說：「是我的過錯啊！哥哥二酉對閻羅數落我說：『侄子並非不可教誨，你是叔父，和父親只隔一層，卻是知養而不知教，放縱侄兒為所欲為，又怕拂逆孩子，竟然放縱他恣情花柳，得了惡疾死了，這不是你殺了他？又是誰殺了他呢？』

我實在是茫然無言以對了，我後悔了啊！也太晚了啊！」

三辰反手拿起刀子，自己將自己刺死了！

三辰的所作所為，也是一般俗世人在所難免的想法，可他卻被判了謀殺侄子之罪！這是《春秋》責備賢者之言啊！難怪二酉要苛責了。

平等

山西平定的王執信，與我同是乾隆己卯年所取的進士。他請我替他繼母寫墓誌銘，稱生母生了一弟，名叫執蒲，庶出的一個弟弟，名執璧，王家連同他有三個兒子，兄弟們在家時，平常的飲食衣物等等都一樣，繼母對待這三兒子都平等，毫無差別待遇；孩子們有過錯，也都是一樣，會被責罵箠楚打屁股，她打孩子啊，也都沒有差別待遇。

賢哉，幾句話，就道盡一切了啊。

灑脫

當代藏書家錢遵王所著的《讀書敏求紀》記載：「元曲大家趙清常死後，子孫們賣了他遺留下來的書冊遺稿，聽說他埋骨的武康山中，還有白晝鬼哭。就知道有聚必有散，這有什麼想不到的呢？

明朝壽寧侯的老宅邸在興濟，也被分割都快賣光了，僅存大廳。後人賣了大廳的木柱。拆卸之日，匠人們也聽見柱中有啜泣聲，這真是千古癡魂，如出一轍啊。」

我曾對董曲江說，大地山河，佛家尚以為泡影，區區小物，算什麼呢！我百年以後啊，倘若有圖器書玩散落人間，使賞鑒家們指點摩挲，都說：「這是紀曉嵐的故物。」也是佳話啊，有什麼可恨的呢？

董曲江說：「你這樣說，可見好名心尚在。我則認為，活著的時候為了消閒遣日，不能不借此自娛。至於我若不在了，其他的物件還有什麼可貴的呢？就放任它蟲咬蟻蛀了，或是委於泥沙成塵也可以。

所以我的書無有印記，硯台也不刻上銘識，這正如好花明月，勝水名山，偶然與我相逢，便為我有；等到雲煙過眼後，也不必問是誰家的物件了啊。又何必鐫號題名，為後人計較呢？」

董曲江是我所見最是灑脫的人啊！

官逼

做官的人姦淫僕婦，罪罰止是奪俸扣薪水而已。然而僕人和主人的家和住處都這麼的靠近，這種幽暗曖昧事，實在也很難分明，然而律法深微，這種只是扣薪水的懲罰，是要防著僕人們誣蔑反咬主人，然而，若是真有橫加強逼的，陰司的譴責，實在是最嚴重的了！

戴遂堂先生說：「康熙末年，有個世家子挾狔玷污了僕人的妻子，那僕人氣結，得了噎膈症。當時那女人已經懷有身孕，僕人臨死前，拿手摩著妻子的大肚子說：『男孩耶？女孩耶？能為我復仇嗎？』

後來那僕婦生了一個女兒，長大了一些，生的是極其慧詰豔麗，堪稱國色，那個姦淫她母親的世家子，又納之為妾，小妾又生了一個兒子。

那個世家子弟得了糖尿病，那是消渴病啊，沒多久他就死了。

僕人所生的艷女公然與人私通，竟至於公堂涉訟，大損家聲。

十多年後，僕婦帶孝扶棺葬夫，女兒卻與青衫對簿公堂，先生皆是親眼見到了，報應來的好快，好像才過沒多久，這豈不是怨毒所鍾，生來一個美麗的女兒來相報啊？」

遂堂先生又說：「有個人調戲家裡僕婦，那僕婦不肯答應。

主人怒說：『敢再拒絕，我打死你！』

那個僕婦回去哭著告訴丈夫。她的丈夫還沉醉未醒，竟發怒說：

『你敢！我拿刀子割了你！』

僕婦憤恨的說：『從與不從都是死，不如我自己死！』

竟然自縊，吊死了！

官廳來勘驗，屍體無傷，言語無證，那僕婦又死在丈夫旁，沒得歸咎，也就不能追究了。然自從僕婦吊死之後，她上吊的房間，就算是天氣晴明，裡面也是陰陰的如有一層薄霧。夜裡動輒有聲如裂帛，燈前月下，每每都見到一團黑氣搖漾一如人影，找看都沒有痕跡。

如此十多年過去了，主人死了。那個主人還沒死以前，總是覺得有人天天來環繞他的病榻，人們都懷疑主人是見了鬼啊。」

負鬼

烏魯木齊軍吏鄔圖麟說，他的表兄某，曾經到涇縣去訪友。遇到夜雨，投宿在一處廢寺。

那裡有斷壁殘垣、頹敗的荒煙漫草，四邊都不能住人，只有山門還可以暫時棲止，他只好留下來等雨停。

當時雲黑如墨，黑暗中，聽見有女子的聲音說：「怨鬼叩頭，求賜紙衣

一襲，白骨銜恩。」

某驚怖不能動彈，然而實在避無可避，也不可能避，只好強起問她是誰？

那女鬼泣訴：「我本是村女，偶然獨行，經過此寺，被寺裡的僧人遮留。當時我哭罵不從，僧人怒而見殺。

我死之時，衣服都已經被脫光了，遂被裸埋，至今已經百多年了啊！

雖然我已在冥途，還是有廉恥之情。我身無寸縷，愧見神明。故寧可抱著沉冤等在這裡，也不敢現形出來。

今天有幸逢君子，倘若您能取數張彩紙，剪作裙襦，在寺門焚燒，使幽魂能有衣遮體，我便可使我到地府去再入轉輪，懇請您哀憐我，垂拯我啊。」

某戰慄不已，卻也允諾了她，那鬼哭聲遂寂然。後來，他不敢再到那間破寺去，竟然沒有如約焚燒紙衣給那知女鬼。

我曾想，那人負此一諾，使那女鬼繼續黃泉飲恨，他將會一生都不自安心了啊！

觀心右臺

於道光曾說一個故事，有個士人夜裡行經岳王廟，見廟門的朱扉嚴閉，而有人自廟中出來，他心知那位是神靈，於是膜拜呼上聖。

那人引手，扶那士人起身說：

「我非貴神，我是右臺司鏡之吏，送文簿才到此地啊。」

士人問他：「司鏡是什麼呢？是職司業鏡耶？」

回答說：「差不多了，然而又是另一種鏡事也。業鏡所照的，是人的行善或行惡。有些人專做曖昧之事，人們的真情或偽裝真是變化萬端啊，隨起隨滅不定，也包藏著不測之心，人心的幽深邃密，外表是看不出來的。

所以往往外貌高貴又正派的人，心中卻包藏陰暗，禍心早就暗蹈鬼域了，那種種隱匿之心，實在是不容易看見，有時候，連業鏡也照不出來了。

自南北宋以後，善於偽裝的人啊越做越精細，生前是塗飾彌縫，竟也有人終身都不敗露。所以諸天合議，移業鏡於左臺，照真小人；又增加了一座心鏡於右臺，專照偽君子。

圓光對映之下，那自然是靈府洞然：心鏡會顯示出人類內心的一切。

有剛愎暴捩者，有偏見倚恃者；有黑如漆者，有彎彎拐拐曲狀如鉤者；有拉拉雜雜如糞牆者，有混濁如泥滓者；

有城府深險如阻、還埋有機關千重萬掩者，也有脈絡屈盤左穿右貫者；也人心長的好像荊棘叢，有如刀劍者，有如蜂窩蟲穴者，有如虎狼者；

有時也會顯現出冠蓋大官或鄉紳者，那些人啊，有時會會現出金銀氣；

甚至有的人，隱隱躍躍現出淫蕩的秘戲圖。然而，再回顧看看他們人的形狀時，竟然各個都是道貌岸然的人啊；

在心鏡的反照下，能現出圓瑩如明珠、清激如水晶的人啊，千百萬人中只有一二人而已。

當右臺心鏡照著那些人時，我要站在心鏡邊上記錄下來，每三個月要送一次紀錄檔案到岳帝廟，以備勘定罪福。

大抵是名頭愈高的人，則責考愈嚴；巧詐之術愈巧的人，被罰得愈重。

《春秋》二百四十年，壞人也不止一個，但是都怕進伯夷之廟，這右台心鏡，是上天特意顯示，要譴責那些專門偽裝成君子的人，挖掘那些人內心惡意的隱匿，這個你要明白啊！」

那個士人敬拜授教了，回到家以後，請了於道光書寫一大匾額，起名其室曰「觀心」。

雞冠花

有年輕的歌者在扇子上畫雞冠，於筵席上求李露園題字。

李露園戲書一首絕句，他寫：

「紫紫紅紅勝晚霞，臨風亦自弄夭斜。枉教蝴蝶飛千遍，此種原來不是花。」

席間眾人皆歎其運意雙關語之巧妙。

李露園赴任湖南以後，有人扶乩，也請降臨的仙人用雞冠題寫，那降乩的仙人竟然大書此詩。

我看了大為驚駭！說：「這詩句，不是李露園做的嗎？」

那降乩者忽然不動了！連扶乩者也狼狽逃去了。

顏介子歎息的說：「神仙也有會盜用詩句的。」

有人說：「那個扶乩者，本就偽托仙人，已經屢次以盜句事敗了。」

狐報德

從兄垣居說，他昔日聽聞劉馨亭談過二件事。

其中一事，有個農家子被狐所媚，家裡也延請術士來捉狐狸精，然後狐就被抓了，眾人要將狐狸精下油鍋烹了！農家子叩頭乞求赦免那隻狐狸精，於是就放了那狐狸精去了，後來那個農家子竟然相思成疾，連醫者也不能醫治了。

那隻狐狸精一日又來相見，農家子悲喜交集，狐狸精卻落寞了，牠對那農家子說：

「你苦苦想念我，只因為喜歡我漂亮，你並不知這，我的美麗是我做出

的幻相，如果你見了我的本形，一定會害怕，避之唯恐不及了啊！」

那隻狐狸精欻然撲地，變成一隻渾身蒼毛，尾巴長長的老狐狸，那鼻息咻咻，雙目睒睒如火炬，那老狐跳擲上了屋頂，長嗥數聲而去。

那農家子的相思病，竟然從此好了，這可謂狐能報德啊！

另一件事，也是農家子被狐狸精媚了，也是請來術士抓狐狸精，但是那道士作法不靈，所畫的符籙都被狐狸精撕了，那狐狸精還跑上祭壇毆打道士！

有一個老太婆來了，好像是狐狸精的母親，她出來制止女兒說：

「生物也愛惜群體，人類更是庇護自己的黨人。這個道士的道術雖然很淺薄，但是他這回怕是受創太深了啊，我又恐怕他叫其他的術士來報復啊，不如放了他吧，還是和你的夫婿去睡了吧。」

那狐狸精就放了那個倒楣的道士，任由他逃避而去，這隻老狐狸，可謂是有遠慮啊！

瑞杏軒

康熙五十二年，歲次癸巳，先父姚安公讀書於廠里（那裡是前明土貢登漿磚的地方。此地是磚廠故址也。），偶折了一隻杏花插水中。後來花落，

結二枚杏子如豆，漸長漸大，乃至於紅熟了，居然與在樹上結果無異！

那年正逢萬壽恩科，姚安公遂舉於鄉。王德安先生當時也同住一起，為這件事題了一額：瑞杏軒。

此後，廠里的舊莊在分產之後，分屬了從弟東白家。

乾隆二十九年，歲次甲申，我自福建歸來，問從弟家此匾下落，已經不在了啊。我擬請當代大書法家劉石庵劉墉補書一匾，還想著要出資代為修葺那間屋子，作記刻石龕鑲嵌於壁間，藉以存先世之跡。

然而一直有事擱著，都沒做成，也不知何日才能償此願望啊。

滑稽

先父姚安公說，雍正初年，李家窪有個佃戶董某人，父親死了，遺留下一隻又老又跛的牛，家人要將老牛賣去屠宰場，那隻跛腳老牛逃逸到了父親的墓前，伏地僵臥。

眾人牽挽鞭打，那老牛都不起來，惟有掉尾長鳴。

村里人聽了這件事，紛紛都跑來看那隻老牛。忽然董某的鄰居，有個老人憤然跑來，拿起手杖擊打那隻老牛，大罵說：

「他老爸墮河，干你何事？叫他隨波漂流去，給魚鱉吃了，豈不是大好

事啊？都是你多事，沒事救他出來幹嘛？

還讓他多活了十幾年，還要兒子奉養！病了要醫藥！死了要棺斂，還留下一座墳，每年還要來祭祀，都成了董氏子孫們的無窮後累了，你罪大了！你去死都有分，牟牟叫著！做什麼啊？」

原來那佃戶董某人的父親，生前曾墮入深水中，那老牛也隨之躍入水中，他才得以牽著牛尾巴出水活命。

董某初時不知道有這件事，聽鄰家老人罵牛才知道，他大為慚愧，自己掌嘴說：「我不是人啊！」急急牽著牛回家了。

那隻跛腿的老牛，幾個月以後也病死了，家人也都哭泣埋葬牠。

那個鄰家老人頗有滑稽風，這個故事與東方朔救漢武帝乳母的故事，竟也暗合啊。

豬頭跳

姨丈王紫府家，曾是河北文安縣的舊家族。家道未落之時，屠肆賣豬肉的架上掛著一隻豬頭，那豬頭忽然脫鉤落地，跳擲而行。

街市上的人都發出噪音追逐那隻豬頭，那隻豬頭一直滾到他家的大門前才停止。從此，王家日漸衰謝，以至後代子孫饘粥不供，窮困至極，到現在，

子孫凋零無孑遺了啊！這是王氏姨母自己說出來的事。

又姚安公曾說，有親表的某氏家族（歲久忘其姓氏，惟記姚安公言此事時，稱曰汝表伯。），天剛破曉，一大清早起來就去開大門，竟然有一隻兔子，緩緩步行而入，也不怕人，一直走到室內寢室，還跳上床臥著，家人把那隻兔子宰殺，烹來吃了。

然而，家人竟在數年死亡略盡，那處宅子也拆為平了，這大都是衰氣所召來的敗家怪事啊。

鬼也說鬼故事

王菊莊說了一個故事，有個書生，夜泊鄱陽湖，他下船到了岸上，月下散步納涼，走到一個酒肆，遇到了幾個同鄉的人，也各自介紹了姓名，因而沽酒大家一起來小酌。

大夥兒笑談言語很是融洽，居然說起鬼故事來了，每一個人都搜異抽新，說出來的鬼故事，多出人意表。

一人說：「大家說的故事固然都很稀奇，然而都比不上我所見過的啊。以前我住在京師，就住在豐臺花匠家裡，邂逅了一個讀書人，也與他說起話來。我說啊，這裡的花事殊勝，只是廢墟墳墓間的鬼真多，也很討厭。

那個讀書人說了：『鬼也有雅俗之分，不可以一概而論。我以前旅游西山時，遇到一個人論詩，殊多精詣。也誦唸所記憶的詩句，有句，深山遲見日，古寺早生秋；又有鐘聲散墟落，燈火見人家和猿聲臨水斷，人語入煙深等優美的句子；

又說林梢明遠水，樓角掛斜陽；又曰苔痕寢病榻，雨氣入昏燈；更有鵂盍歲久能人語，魍魎山深每晝行；又曰空江照影芙蓉淚，廢苑尋春蛺蝶魂……。

每一詩句都楚楚有韻致，我才想要問他家住何處，忽然遠處有鈴馱琅琅聲響而來，那人卻欻然滅跡！不見了，

你們說，這種鬼，還會讓人討厭嗎？

當時，我真是真的喜愛那個讀書人的脫灑，也要留他共飲一杯酒，那個讀書人啊，居然振衣而起，說：

『不讓你討厭，已經是大幸了，怎麼敢再叫你入廚做菜請喝酒呢？』那人一笑而隱。我這才知道那是隻鬼，竟然也來說鬼故事啊！」

書生也笑了！因而戲說：「有這等新鮮事？真是古所未聞啊！這就像陽羨的鵝籠戲法，能幻中出幻，還能轉輾相生，誰知道說這鬼故事的人，是不是也是隻鬼啊？」

在場數人一時都臉色大變，酒肆間微風颯颯吹起，燈光黯淡，那些人，竟然都化為薄霧輕煙，濛濛四散了。

臨終

庚午年的四月，我的母親病重將死前，她告訴子孫說：

「以前總聽說，已經死了的地下眷屬，臨終時都會一一來相見，今日果然是啊。幸好我平生做人尚無愧色，你們等在世之人啊，家庭中骨肉相處，要處處留有餘地，將來相見之時，也就不會慚愧啊。」

我的父親姚安公說：「聰明絕特的讀書人，好像事事都能知道，而獨不知人有死；能做經綸的經濟之才啊，也是事事都能計算，而獨獨不能為死時計算。

若是一開始，他們就知道人都會死，那麼在人世間的一切的作為，必會有索然無味，自然而然自知返醒；

若教他們都能為死時計算，那麼一切的算計和作為，也必會有悚然害怕，而自行停止啊，珍惜祈求諸六合之內外的人啊，別因瞬間的念想而失足了啊。」

鬼偷

一個南方來的士子，以文章交游於公卿之間，偶然得了一枚漢玉璜，那玉璜瑩白，卻又沁色血斑徹骨，他拿來當紙鎮。

有一天，他在借住的某公家裡，才在燈下構思一文，聽聞窗隙有聲。忽然！有一隻人手探入，他疑為盜賊，順手取鐵如意欲擊打，但是一見那是隻手，竟是纖削如春蔥的女子之手，他頓時瑟縮而止。

他從紙窗破洞向外竊窺，竟是一隻青面羅剎鬼，那士子驚怖，昏絕倒地不起！直到甦醒過來，則那枚玉璜紙鎮已經失竊了啊。

他懷疑是狐媚幻形來偷了去，也不再追問。

後來他又在市面上偶然見到那枚玉璜，詢問賣家從哪裡得來的？居然是轉輾經過了好多手賣出，他畢竟問不出其來由了，又過了很久以後，才知道是被某公的家奴，偽裝作鬼狀所取得的！

董曲江戲說：「那人知道你是個惜花御史啊，所以敢露出纖纖柔荑。假使遇到我輩這等粗才，他絕對不敢自取斷腕之禍啊。」

我說此奴偽作裝做鬼，一來可以叫你不敢攬抓執手，一來可以使你不敢再追求。

又在燈下一掌破窗，恐怕自己遭到打擊，所以偽裝作女手，叫人以為不

是賊盜；還要引人窺見青面羅剎鬼的惡狀，叫人以為見鬼了！其用意真是周密啊。

這種人當奴才為主人執役，外表裝笨卻又內心犀利；以至於作姦犯科當小偷，竟然是奇計環生，如鬼如蜮！這世間做惡的人大抵都一樣，也不獨獨止此這一人、這一事啊。

盛氣

朱竹坪御史，曾在閻梨材尚書家聚會喝酒。酒過幾次後，朱竹坪感慨的說：「清廉耿介是君子分內事，若自恃清廉耿介竟然侮辱他人，甚至生靈萬物，則實在是令人嫌惡啊，也會招來不協調的事。

以前某公為御史時，就住在這座宅邸，也是同好集會，一起聊天說笑，席間有人談論起狐媚，某公自以為自己耿介清廉，正氣凜然的不畏鬼狐，竟然惡罵起狐媚愛作怪了。

數日以後，他看見月下竟有一個盜賊，跳牆進來，疾呼家人內外到處搜捕，都找不到那盜賊，就這樣整夜擾攘抓賊。一直鬧到了清晨，天色才微微亮，忽然看見廳上睡者一個老人，打著呵欠起身說：『長夏溽暑（長夏字，出黃帝《素問》，謂六月也。王太僕注讀上聲。杜工部長夏江村事事幽句皆

讀平聲。蓋注家偶未考也。），偶爾來這裡納涼，竟然導致主人整夜不安，實在慚愧啊。』那老人一笑而逝。原來某御史無故侵狐漫罵狐怪，狐因此戲弄了他。這豈不是自取其侮了呢！」

灌夫畫師

朱天門家扶乩，好事者多前往看扶乩。

有一個狂士，自負書畫皆通且精，意氣風發傲視睥睨，一副旁若無人狀，甚至當眾脫鞋去襪，搔抓腳垢，向著乩微笑說：「請示下壇詩啊。」

扶乩者即題寫：「回頭歲月去駸駸，幾度滄桑又到今，曾見會稽王內史，親攜賓客到山陰。」

眾人說：「然則仙人曾見過王羲之耶？」

乩書寫說了：「豈止是見過王右軍，也見過虎頭顧愷之啊。」

那狂生大笑站起來說：「王羲之和顧愷之那二老風流，你既然曾經親眼目睹，此時群賢畢至，古今之人相去多少呢？」

乩又書寫了：「二公雖絕藝入神，然而也是存意謙謙，為人優雅深致，人見了，爭勝的心意全都消了。若自以為是灌夫罵座，故意要標榜自己的剛直，那不如離之雙美，又何必兩敗俱傷耶？」

眾人都知道降仙是意有所指，人人都相顧目笑。紛紛回頭看著那個狂生，而那人已經穿上鞋襪，準備要逃了！

只是不識這是何方來的靈鬼，竟會作此戲謔的言語啊。

惠安的舍人陳雲亭，曾經為那個狂生所繪製的《寒山老木圖》題詞，曰：「憔悴人間老畫師，平生有恨似徐熙。無端自寫荒寒景，皴出秋山鬢已絲。使酒淋漓禮數疏，誰知俠氣屬狂奴。他年倘續宣和譜，畫師如今有灌夫。」

詩意就是指著那乩所說的罵座灌夫，也是說明當時之事。可他陳雲亭又不認識那個仙鬼，又是從何處知道這典故的啊？

多金仇親

舅舅張夢徵說，在他小的時候，聽說滄州有個太學生，家就住在河邊岸上。一夜，有皂吏持名刺敲門，大聲說，新太守經過此地，聽說此地的太學生家是當地的巨室，特來邀請他到舟中相見。

適巧主人去參加親戚的葬禮，住在姻親家中，兩處相距十多里。家裡管門房的僕人，拿著太守名片直奔相告，那太學生急急忙忙命駕返回家，到家以後，官船已經開走了。他很快的盛陳車駕，也準備了豐厚的見面禮，沿著河岸急追，晝夜疾馳了二百多里。

已追到山東德州地界，他逢人就詢問，得到的答案，竟然都說沒有那個官！也沒見到官船經過，他這才狼狽而歸，回到家還惘惘如夢好幾天呢。

有人說是他家錢財多，劫盜想要誘他出去，好綁架他，也幸好他出去了，倖免於難；又說可能是他吝嗇，又視貧窮的親友如仇人，竟然不惜多金要結交權貴等等；又有人說，村子附近老早就有狐魅，是那些狐魅特意惡作劇戲弄他。這些傳說都沒有佐證。然而經過此事，自然是鄉黨喧傳，都說某太學遇鬼了！

先外祖雪峰公說了：「這非狐非鬼也非盜，是貧窮的親友，惡作劇所為啊。」這種說法，就比較可信了。

牛眠龍鳳地

俗傳鵲蛇相鬥之處為吉壤，就相鬥處點穴做陰宅，家人當大富貴，是所謂的龍鳳地。

我在十一二歲時，淮鎮孔氏的田畝中，還真有這事，舅舅安實齋親眼看見的，那處孔穴被用來做了一座墳，卻也沒什麼應驗。

我說鵲鳥以蟲蟻為食，或見小蛇啄取，那蛇也會蜿蜒抗拒相爭，那怎麼會是相鬥呢？那是生物的常態。

想必是當日，曾有地理師為人卜葬，指著蛇鵲鬥那個孔穴隨口說說，就如同陶侃葬母，仙人指著牛眠處為葬穴，只是後人見其事有驗，陶侃當了官了，。以至於傳聞失實，都以為鵲蛇鬥處必是吉地。

然而，若是因陶侃之事，難道所有的牛眠處都是吉地嗎？

繩還繩

山東德州慶雲的鹽山間，有個人在夜裡經過亂葬崗，被群狐所遮，剝光了衣服，反手綁著，倒掛在樹梢上，一直到天亮後才被人發現，拿來竹梯解救下來，卻見那人的裸背上大書三字：「繩還繩」。

那個被吊樹梢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怎會發生這種莫名其妙的事。過了很久才想起來，是自己在二十年前，曾經捕獲一隻狐，還將那隻狐倒懸掛樹梢，今天，他是被那狐報仇了。

胡厚庵先生，仿《西涯新樂府》中，有繩還繩一篇寫著：

「斜柯三丈不可登，誰躡其杪如猱升。諦而視之兒倒繃，背題三字繩還繩。問何以故心懵騰，恍然忽省蹶然興。束縛阿紫當年曾，舊事過眼如風燈。誰期狹路遭其朋，吁嗟乎，人妖異路炭與冰，爾胡肆暴先侵陵？使銜怨毒伺隙乘，吁嗟乎，無為禍首茲可懲。」即是說此事也。

孌童

劉香畹說，滄州靠近海虞小鎮有個牧童，年紀約十四五歲，雖是農家孩子，卻長的頗為白皙秀氣。

有一天，他在陂畔午睡，醒來後，覺得背上好像背著一個物件。然而回頭看也無形狀，捫之竟空空無也，問它話也無聲，小童驚怖而起，跑回家，將這事告知父母。

可是竟也不知是什麼東西？家人也不知該怎麼辦！數日之後，他背上的那物件，漸漸的似擁抱他，又漸漸的似撫摩他，既而，那小童漸漸似被夢魘了，小童遂被祂所污了。

從此以後，自是媟狎無時，然而那物無形、無質也無聲依舊如故。有時，那物也會拿些錢財、物品和果餌給小童，拿來的也不太多。

鄰村的塾師告訴小童的父親，說：「這恐怕是狐，宜藏獵犬，等到聽見牠媚叫聲時，猝不及防的開門咬牠。」

那父親果如塾師所教，那隻狐真的被驚嚇，破窗而出，跑到屋上跳擲大罵童子負心。

塾師直叫狐來說話，塾師對著狐說：

「你能幻化通靈，定是知世事的。男女相悅，那是感情。

然而還有早上才發誓要死後同穴者，到了晚上就過了別船去的，那都不知道有多少呢；

至於孌童，他本來就不是個女子，抱衾薦枕，不過就是以色相賣身罷了。可就算是那樣，也必是要使其傅粉熏香，才能含嬌流盼，還要纏頭萬錦，買笑千金，那可不是碧玉多情，回身就抱的啊；

有多少富者金盡？多少貴人權移？那以後呢，那些曾被寵溺的孌童或者轉頭掉臂長辭，或是倒戈反噬愛人？翻雲覆雨的事，自古皆然啊。

史上最有名的，當屬蕭韶之於庾信，慕容沖之於符堅，都在史冊記載著。他們可都是權勢燻天、富有天下的人啊！他們寵愛孌童，所得的回報尚且如此。然則與那種人論交，就如同取沙作飯。能吃嗎？又你之所贈予的物件，都還不及五陵豪貴之萬一，你就想要此童心堅金石？可能嗎？」

那塾師說完，屋頂上的狐竟寂然無聲，過了很久，牠才頓足說：

「先生不要說了啊。我到今天才知道我真是癡心啊！」

那隻狐浩嘆數聲而去。

山神

田白巖說，有個士人行經桐柏山中，遇到有一群人扛著鹵簿儀仗做前導，

那些人的衣冠形狀，好像是鬼神。那個士人才避入林內，轎子上的貴官已經看見他了，呼喚他出來說話，頗為親切。

那士人因而拜問轎上官員的封秩，回答說：「我就是這座山的山之神。」又拜問神是生於那一個年代？他希望能傳諸人世，讓人曾廣見聞。

回答說：「你所問的是人鬼，我則是地神。天地初始就存在了。當時元黃剖判，融結萬形，形成聚氣，氣聚藏精，精凝孕質，質立則含靈，所以神祇與天地並生，只有聖人才能通曉造化之原本。

你看在《六經》之中，也有記載燔柴瘞玉之說。

然而自從有人們開始寫稗官瑣紀以後，才創出鄙陋的鄉野傳說，說劉說張，還說天帝也要輪流做；說呂說馮，還說河伯要娶妻？儒者們都不以為然。

又有道家有紫陽真人崛起，儒者們才想要以理學要來訓估天道，最後竟然連皇天下臨，他們也都說沒有那回事！

然而鬼神之德，世人都不知情由，儒者們竟然要歸諸於二氣之屈伸，說甚麼良能二氣等等。

這木石之精，還會變成石怪木怪；雨土之精，還會變成龍和羊。那裡有乾坤斡運旋轉，元氣還會破洞的？還說不能聚氣上升呢？

儒者們想要推舉儒學成為天下至尊，主宰一切啊！

看你的穿著，應該是讀書人吧，傳我的話，使世間的儒者們知道，聖人為何要祭天之由來吧。」

那個士人再拜而退，然而每每以所見告訴世人，都被懷疑他在胡說。

我說這種言論，已經說明了鬼神之來由和末始，義理甚是精闢，然是田白巖說這個寓言顯示自己的看法，竟然要托諸鬼神之口才能說？

赫赫靈祇，豈屑與那些個講學家爭辯是非呢！

過夏引狐

編修裘超然說，豐宜門內有條玉皇廟街，那裡有幾間鎖閉很久的破屋，都說屋裡有狐魅。

正好江西來的一個孝廉，與幾個朋友過夏（唐代舉子下第後，讀書待再試，謂之過夏。），取其地幽僻，暫時就租住在那些破屋旁邊。

有一天，那個江西孝廉看見一個少婦立在簷下，姿態很是嫵媚，他心知那是狐，少年人膽氣壯，看見了也不怕。黃昏後，他上門作禮，還用媟詞祝禱一番。

到了半夜，他聽見床前窸窸有聲，心知是那狐來了。那江西孝廉在黑暗

中舉手牽引，那狐女即縱體入懷，遽相狎昵，真是冶蕩萬狀，那孝廉簡直是搏命演出，完事後都疲累了。

此時，月亮出來了，照亮了窗戶，那江西孝廉就著月光仔細一看！來的竟然是一個頭髮半白的老女人，長的是又黑又醜！那個江西孝廉驚問：

「你是誰？你怎麼這樣不知廉恥啊！」

那老女人自白說：「我本是城樓上的老狐，娘子怪我貪吃，罰我做慵人，就住在這裡，寂寞好多年了，感君垂愛，所以冒恥來獻身啊。」

那個孝廉狂怒，居然打了那狐幾個大耳刮子，還要將祂綁起來打。

兩人在床上繞著床柱扭打時發出聲響，同舍的友人聞聲，都跑來助捉，忽一個脫手了，那老狐，已經爭破窗格遁逃了。

第二夜，那狐女自坐屋簷上，還軟語相喚，孝廉卻惡聲惡氣的詬罵不已，忽然被飛瓦擊中！

又一夜，那孝廉揭帷帳才要上床就寢，那老狐竟然裸臥床上！笑著對孝廉招手，那孝廉抽刀要擊殺祂，祂才泣罵而去。

江西孝廉怕祂還會再來，只好搬家了。那江西孝廉才要登車走人，突然看見之前那個少婦，從那幾間破屋裡走出來，孝廉密遣小奴訪問，才知道那個少婦是房東的甥女，前幾日到街上買花粉啊。

選人

琴工錢生（以鼓琴客裘文達公，滑稽善諧戲，因面有瘢風，皆呼曰「錢花臉」。來往數年，竟不能舉其里居名字也。）說，有一個後補等官的選人，居住在會館，在會館後牆的缺口處，看見一個婦人頗有姿色，雖然衣裳老舊破敝，卻修飾甚是整潔，很好看。

會館主人的母親，年紀大約五十多歲，曾經做過大戶人家的婢女，進退語言，很有矩度，每每替那個等選官的人應門。

那選人料定她有幹才，賂以金錢，拜託她找機會，是否能讓他與那個有姿色的女人說說話。

館主之母回答他說：「你說的那個女人，一向都沒見過啊，好像是新來的吧，姑且試著偵探，也不定有啊。」

過了十數日，館主之母才回報說：「已經有消息了，那是個良家婦女，因為太窮了，忍恥出來做這事。她也怕人知道，要夜深月黑時才會來，來了，你千萬不能點亮燭火，也千萬別和她說話，更不能讓童僕還有同館的旅客聽見聲音，一聽見鐘聲響，也千萬不能挽留，每次來，你贈她二金就夠了。」

那個選人竟如所約，兩人就這樣摸黑往來月餘。一夜，鄰居火災，火勢眼看著快要延燒到會館了，那選人倉惶遽起，僮僕都入室來救囊篋，一人急

忙拉開床帳，拽下床上的棉被。咚的一聲！有一個裸體的婦人滾到床下來，竟然是會館主人的母親啊！眾人莫不絕倒。

京師的媒妁最奸黠了，每遇有選人要娶妾或納媒，多是引來好女來給他們看，到了面交之時，就偷偷的換了一個姿色差的女人，不時也有被發覺而涉訟被告的；她們大都是遮頭蓋臉入門來，背著燈光或障扇坐著，等到倆好定情後，男人們才會發覺，委曲遷就的也有。

這個老女人太熟悉家鄉的風俗了，竟然以身自代！然而事後那個選人訪問四鄰，都說會館的牆缺外實無此婦人，有人說是魅。

裘文達公說：「是那個老女人引來一妓，故意炫誘那個選人的吧。」

兔鬼

安氏從舅善用鳥銃，每到郊原逐兔，信手擊發，從不失手，所殺的兔子以千百計。

一日，遇到一隻兔子人立拱手，那隻兔子目光炯炯，好像發怒的樣子，他舉起鳥銃才要射殺牠，忽然膛炸！炸傷了手指，那隻兔子已無蹤跡，他心知被兔鬼報冤了，從此不再獵兔子。

又曾經打獵晚歸，天色漸已昏黑，他看見一陣小旋風，裡面裹著一物，

竟然火光熒熒，轉旋如輪，他舉起鳥銃打了一槍，居然打中了！

原來是禿筆一枝，那筆管上微有血漬。

明朝人寫的小說，曾經記載一個故事「牛天錫供狀」，是說凡物在庚申日得了人血，都能變成魅，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自取其敗

奴子王廷佑之母說，青縣有一戶民家，除夕當天，有個賣通草花的人叩門呼說：「我等很久了，怎麼買花錢還不送出來耶？」

問遍家中老小，實在是無人買花啊。然而賣花者堅持，有一個垂髻的女子，拿了花走進這間房子。眾人還在紛擾間，聽見老媽媽急急呼喊：

「真大怪事了，掃廁所的破掃帚柄上，竟然插了好幾朵紙花！」

驗取，果然是賣通草花的人才賣出去的花，於是，將那掃帚和花都折斷焚燒了，焚燒的時候，還呦呦有聲，流出了幾縷血水。

此魅既然已經解化能變形，即應該潛養靈氣才對，為什麼要做這種變異呢？還叫人都知道？被殲滅消除，這豈不是自取其敗耶？

天下間不時有尚未完成之事，都還沒有成就，就先自我炫耀了；才剛有一點點所得，也不自韜光養晦的人，就像那隻廁所裡的掃帚了。

欠債不了

外祖張雪峰家裡的奴子王玉善射，曾自新河攜帶鹽租返回，途中遇到三個強盜，他發三箭皆中人，強盜們受傷不起，他各自唾面後，放縱那些盜匪去了。

一日，他又攜帶弓箭夜行，看見一隻黑狐人立，向著月亮拜，他引滿一發，應弦而中，他殺了那隻黑狐！

王玉歸來後，竟然寒熱大作，病了！當天晚上，屋外有哭聲，那哭聲繞著房子，邊哭邊罵說：

「我自己拜月練形，與你何干？又沒害你？你無故殺我，我必相報此恨。就算你是氣未衰，我也要去司命那裡控告你。」

數日後，王玉的房間窗櫺上，鏗然有聲，好像有人敲窗，王玉愕然驚問是誰？

聽那窗外有人說：「王玉，我告訴你，昨天我去地府把你給告了，冥官查閱籍簿，才知你過去生中，曾負冤訟辯，當時我是刑官，陰私包庇了你的仇人，叫你理直也不能申張，抑鬱怨恨，竟然自殺死了！

我身後，卻墮身為狐，這就是這一箭所報。

因果分明，我不怨你，只是當時我違了心，又讓你含冤被拷打了，我還

欠著你百餘下的仗打，你若肯發願，叫我免償了，則到陰曹去幫我銷籍，我來生報答你的，將會更多啊。」話說完了，王玉好像聽見有叩額的聲音。

王玉叱罵說：「今生的債都還欠著沒了，誰能索討前生的債耶？你這隻妖鬼速去，別擾了我睡覺！」窗外遂寂然無聲。

世間人見到作惡無報的，動輒懷疑神理無憑無據，都不知道冥冥之中，還有這種的委曲事啊？

庸人

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我第一次隨著父親姚安公到了京師，聽說御史某公，生性多疑。剛買下永光寺的一處住宅，那處宅邸的地上空曠，他怕有盜賊。夜裡派遣家奴數人，每更輪番都要敲柝子搖鈴，還要防著家奴鬆懈，不管天氣嚴寒，還是溽暑，他都必要秉燭，自己巡視一番，實在勞累的很。

他又買了西河沿岸的一處宅子，那處宅子附近很熱鬧，房屋櫛次鱗比，他又有疑慮了，生怕發生火災，他在每一間房屋裡放儲水甕，每夜也是搖鈴敲柝的巡視，一如住在永光寺宅的時候，他還是不勝其勞啊。

他又搬來虎坊橋東的一處住宅，就與我家相隔數家而已，他見此地屋宇幽邃，又懷疑有鬼魅，先是延請了僧人誦經放燄口，鈸鼓琤琤好幾天，說是

度鬼；又再延道士來設壇，召天將懸符紙持咒，也是鈸鼓琤琤好幾天，說是用來驅狐。

他那宅子本來就沒有怪事，自從他如此作法以後，竟然怪魅大作！拋擲磚瓦，偷竊器物，夜夜都不得安寧。

家裡的婢媼僕隸，也是因緣為奸，那御史家所損失的，真的無法清算了。議論者都說，妖由人興，他家在那裡還沒住滿一年，又買了繩匠胡同的一處宅邸，搬走後。很久不通聞問了，也不知道他又有什麼措施了？

姚安公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就是說此公之類的人啊。

死了都還忙

錢塘陳乾緯說，早年與幾個朋友泛舟到了西湖深處，秋雨初晴，登寺樓遠眺。一友偶吟「舉世盡從忙裡老，誰人肯向死前休」句，大家都深有慨歎啊。

寺僧微哂說：「據所聞見，忙到死了也還是忙不休啊。數年前，秋月澄明，也是坐在這樓上，聽聞橋畔有惡語相罵的爭鬥聲，良久卻越罵越凌厲。此地無人居，我心裡知道那是鬼，我仔細聆聽牠們說話的內容，那口氣又急又惡，好像還搶奪什麼，不太能分辯，好像是爭墓田地界。

後來又聽見一個人呼叫說：

『二位別喧嚷對罵了，聽老僧一言可否？這人在世途啊，膠膠擾擾，緣因是都不知道此生如夢耳。

今天，兩位已經夢醒了，以前經營百計以求富貴，如今富貴在哪裡啊？機械萬端以酬恩怨，那恩怨如今又在何處呢？青山未改，白骨未枯，孑然只剩下一魂了。都是黃粱一夢，還沒醒悟嗎？

你們都是親身經歷了，怎麼反而不知萬事皆空呢？況且，除了真仙真佛以外，自古以來沒有不死之人；大聖大賢以外，自古以來，也沒有聽說有不消之鬼。你們兩位已經是孑然一魂了，久了也免不了要消滅，那也是電光石火之間的事，現在卻還在相罵！還想打架？這豈不是夢中也作夢了嗎？』說完了，我還聽見那嗚嗚飲泣的聲音。

隨後又聽見浩歎聲，說：

『你們啊，哀樂未忘，竟然連這無關緊要的事也在相爭。如此罣礙，老僧也不能解脫你們啊。』遂不復再語。我懷疑那兩隻鬼，還沒爭夠！」

陳乾緯說：「這是僧人舌粲化人的吉言，然而默驗人情，實在也是言之有理啊。」

異類有人心

陳竹吟曾經到一戶富有人家當老師。那富家有個小女奴，聽說自己的母親在路旁行乞，都快餓死了，那小女奴偷了主人家三千錢給乞丐母親，卻被同儕告發了！於是被主人狠狠的鞭打。

那富家宅邸內有一處樓房，樓上有狐，住居數十年了，都不曾為祟。那日小女奴受鞭刑時，忽然聽見樓上也是哭聲鼎沸。主人覺得奇怪，仰頭向樓上詢問，發生了什麼事啊？聞聲回答說：

「我輩雖是異類，也是有顆人的心。我悲哀這個小女孩都未滿十幾，竟然為了母親挨打，不覺痛哭失聲，我也實在是不想打擾你啊。」

那主人投鞭於地，面無人色好幾天。

感士不遇

陳竹吟與朱青雷游長椿寺，在賣書畫的地方，見到一卷擘窠，那是一種大字榜書，書曰：「梅子流酸濺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款題山谷道人。

兩人還在議論是否真的是黃庭堅寫的字，兩人小聲分辨真偽之時，一個

乞丐在旁，睨視微笑說：「黃魯直書寫楊誠齋的詩？真是天下大異聞了。」

那乞丐說完，轉頭掉臂竟然走了！

朱青雷驚訝的說：「能說出這種話的人，怎麼會淪為乞丐啊！」

陳竹吟嘆息的說：「能說出這種話的人，又怎能不淪為乞丐呢？」

我說啊，陳竹吟所說的，真是憤激之談啊！

這大約就是所謂的名士習氣了吧，聰明穎雋之士，或恃才傲物之人，久了就會悖謬乖張，讓人都不敢相親相近了，時間久了，其勢也可能淪為乞食；或者是有文無行的文人，穢跡惡聲傳久了，也使人不屑與之為伍，更不齒錄用，其勢也可能淪為乞食，怎麼可以說「感士不遇」呢！

咎由自取

有一個官宦家的子弟，家財巨萬。諸多無賴人偽裝與他相親昵，誘惑他冶游，飲酒聽歌舞，徘迴遊戲場，沒幾年，那宦家的子竟然窮的沒飯吃，憾恨以終。

那個宦家子弟將死之前，告訴他的妻子說：「我被人蠱惑，以致於如此窮困潦倒，我必然要到地下閻羅殿去，告發那些人害我。」

過了半年多，妻子夢見丈夫來對她說：「告也告不贏了，冥官說妖童娼

女，本來就是沒有廉恥的人，藉著聲色以養生活。他們媚人取財，就如同虎豹之食人，鯨鯢之吞舟一樣。然而，人若不入山，虎豹怎能吃人？舟不航海，鯨鯢也不能吞啊？

說是我自己要去的，他們也沒罪？又只是說，我那些個淫朋狎客的朋友們，就如同設陷井等待獸的人，野獸不來是不會停手的；

他們更是懸餌釣魚的人，不得不休啊，但是，那也只是在陽間有刑法約束，在陰間，他們自有自己的業報而以。」

又聽說有一個書生，生前親昵一隻狐女，後來他病死了，家人清明上墳時，見到一個少婦，也在墳前奠酒燒紙錢，伏哭甚哀。那書生的妻子識得她是狐女，遠遠的就罵她說：

「死狐魅害死人，雷霆就要來誅殺你了，你還要來假慈悲耶？」

那隻狐女對著妻襝衽行禮，徐徐回答說：

「凡我輩，女求男者是為了採補，殺人過多也是天理不容；

然而這世上，男求女者，是為了情感，耽玩過頭了，以致於傷生死了。猶如夫婦相悅，也會成疾夭折，那事都是人自取的。

就算是鬼神，也不追理床第上的事啊，姊姊為何還要責罵耶？」

就這二事，足以對讓世人對照，發人省思啊。

走無常

晉朝的干寶所著的《搜神記》有記載，馬勢妻子蔣氏能預知人死之事，也就是現今所謂的「走無常」了。天津武清的王慶垞那裡，有曹氏家，他家裡有個傭婦，就能做「走無常」之事，每每能預知人死。

先太夫人生前就曾經問過那個僕婦，問說：「冥司追攝，怎麼就缺鬼卒差遣了呢？為何還要叫你去呢？」

那僕婦回答說：「病榻旁，必定是有人環守的，生人陽光熾盛，鬼卒也難靠近。又或者有真貴人在一旁，其氣更旺盛，有真君子在，陽氣剛盛，鬼卒更是不敢靠近了。

又或者是兵刑之官，有肅殺之氣，若有強悍之徒在，則是有凶戾之氣，鬼卒也是不能靠近。只有找生魂有體陰的人，因為陽氣盛，也就不怕了，所以必要時，帶著我這種魂去預備著。」

她說的話語頗近理，這種事，好像也不是僕婦所能臆測或杜撰出來的啊。

可惜

河間有一戶舊家，宅上忽有鳥十餘隻，哀鳴旋繞不止，群鳥鳴叫其音甚

悲，好像在叫著：「可惜，可惜。」

家人都知道不是好預兆，然而，卻不知道是預兆什麼事。

數日以後，那戶人家才知道，自家的宅子，被兒子偷偷賣了！拿了錢去還賭債，那些群鳥繞屋啼叫之時，正是立書券的時候，這好像是他們家的祖靈，憑藉著群鳥來預兆的麼！

為人子孫者，聽了這種事，真的要愴然省思啊。

萬柳堂

有個游士，租住北京城最有名的別墅萬柳堂。

夏日，別墅裡的湘簾榧几精緻，羅列古硯七八隻，古器銅器和磁器數十件，件件價值連城，又有古書冊畫卷等又十件，筆床水注、灑盞茶甌、紙扇棕拂之類，皆極其精緻。壁上所懸掛的圖畫詩詞，也都是名士筆跡。

他平時焚香宴坐，琴聲鏗然，人們望著，都像是神仙之鄉，若非富貴人家，有高軒駟馬來訪，是不能見到那游士一面，更別說要進到萬柳堂內了。

有一日，有道士二人，相攜遊覽，偶然經過萬柳堂，看見那別墅園林的精緻典雅，邊走邊說：

「有前輩見過杜甫的都說，他的外貌形狀好像三家村的村翁。我以前在

汴京時，也見過山谷先生和蘇東坡，也都有讀書人的風味，倒不及近日的這些名流了，要有這麼大的排場來顯勢了呢。」

朱導江當時也正在萬柳堂附近，與那兩位道士一前一後的同行，聽他兩人的對話，覺得奇怪至極，偷偷的尾隨在後，一直走到了馬車雜處，紅塵滾滾、煙塵滿眼，那兩人倏忽已然不見蹤影，他竟不知那兩個道士是鬼是仙了。

索命

被放逐到烏魯木齊的犯人劉剛，性情驍健絕倫，卻不耐耕作，伺隙乘機潛逃跑了！劉剛跑到了根克忒，眼看著就要逃過邊境去了。

他在夜裡遇到一老叟，對他說：

「你是逃亡的嗎？前有卡倫（卡倫，戍守瞭望者，克之地也。），恐怕是過不了了，不如暫時藏在我家，等到黎明時，耕種的人都出去了，你可以雜在眾人當中，那就可以脫身了呀。」

劉剛聽從了老叟的建議。

天才微微亮，劉剛覺得恍如夢醒，自己竟然是坐老樹的空腹中，再看那老叟，也不像似昨天的模樣，仔細一看，竟然是他以前親手殺死又棄屍深澗的人！劉剛錯愕，才要逃跑，搜捕他的騎兵已經到了，劉剛只好低頭就擒了。

軍屯法中，若有遣送的犯人私逃了，在二十日內抓捕歸者，還可以不死，劉剛就擒，就在滿二十日的將曙之時，但是這件事，雙方認知上有分歧了。

屯官欲遷就，好叫劉剛活著，但是劉剛卻自述所見，早就知道被冤魂追上了索命，願意早早伏法就死，於是被送到轅門行刑。

劉剛殺人於七八年前，早就無人發覺了，然而遊魂為厲，終究是索命於二萬里之外，實在是可畏啊！

放債者

日南防守柵兵王十，曾經是我父親姚安公的舊僕人。他說乾隆六年，歲次辛酉的夏天，他夜坐高廟納涼，暗中見有二人坐在閣下，他疑是盜賊，於是靜靜的等在那裡。

當時紹興會館有山西商人的放債者，正在演劇看賽神，金鼓聲未息，其中一人說：「這些人真快樂啊！但是這樣巧算剝削，恐怕造業也深啊！」

一人說：「你不知道嗎？這其間也是有差別的啊，以前我聽判司們論起這種事，凡是有選人等著選官的，卻苦等了多年不獲選，旅費都沒了；或是要到遠處赴任的窮官，那是不得已而舉債，其中的苦況艱難，真不能一一舉說了。

而那些放債的人，如果還乘人之危，錢是借了，但是還要放貸立書券，要用家業官位才能抵押借債，那是放高利貸，這種罪與劫盜一樣，在陽間的律法不過打幾個板子，可到了陰間，陰間律法是要下地獄的。

還有一種選官，一樣是等著官位，卻是生性冶蕩，驕奢習慣了，還要事先向放債的預借到官任以後的錢，圖想著，以後再取諸百姓的錢來還債！

那是肆意繁華啊，自己都已經負債如山了，還要揮金如土！以致於更窘困，天天都被追債！

選人是經由銓授有官做，欠債的則是逃跑無路了，總是不得不吞聲飲恨，成為放債人的肥肉，任由那些放債之人宰烹。欠債多了，還錢必然更難了，

所以總是利息越來越重才能再借，那些個放債者放高利是勢所必然，但重利借錢的人呢？卻是事由自取。陽世的官員判案，早有明文條例，鬼神也不會太責備那種放債的人啊。」

王十聽那兩人說的清楚，更懷疑那兩人不是活人。

不知何時，紹興會館的歌吹已經停了，那二人並身起來，也不用鑰匙開門，已經過了柵門去了。隨即聽見道路上人聲喧嘩，酒闌客散，有一人中暑暴卒了，王十才知那二人是追攝之鬼也。

謝恩

福建莆田的林霈說，閩中有一位縣令，罷官以後住到旅館。夜裡有強盜破門而入，老僕婦大聲驚呼，竟然被砍中頭面，倒地不起。

僮僕們都不敢出來，家丁也都坐視不理，強盜遂肆意搜掠。

那罷官的縣令有幼子年紀約十四五歲，抱著錦衾蒙頭躺著發抖，強盜要搶錦衾，見到少年長的容貌姣麗，一如好女，竟然嘻笑撫摩，都想要來無禮了。

中刀的老婦突然躍起，奪取強盜的大刀，逕自背著少年奪門而去，強盜們都被殺傷了，只能捆載所劫的財物跑了。

罷官的縣令覺得很奇怪，那老僕婦已經六十歲了，平時也沒聽說過她會武功，怎麼就這樣勇敢、又厲害了呢？

急忙跑出去尋視，則見老僕婦挺立大言說：

「我是某都某人也，曾蒙公再生恩，死後在土神祠當差，聽說恩公被劫，特來看視。

你那些財物，都是刑求所得，冥官判定給了強盜，這個我不敢救。但是強盜侵及公子，則那些強盜就罪當該死，所以我附在這個老婦身上，與強盜戰，公要努力為善，我去了！」

那老婦遂昏昏如醉臥，救治甦醒後再問她，她都懵然不復記憶。

原來這個罷官的縣令，曾經判過兩個窮人互控對方的官司，剖斷也很公平，這才有了鬼魂附老媼身救兒子的事。

長隨

州縣官員的長隨們，他們的職務都是貼身服侍長官，與主人同進同出，所以當長隨的人，報出來的姓名籍貫都無一定，大概是預防奸贓敗露，好叫長官們無處蹤跡追捕吧！

我的父親姚安公，就曾見過房師陳石窗的一個長隨，他自稱山東朱文；後來又在高淳令梁潤堂家見到那個朱文，他卻自稱是河南李定。

梁公頗倚任李定，外放做官，臨啟程時，李定忽然得怪病，梁公乃托我父親姚安公暫時留在家裡醫治，相約疾病痊以後，再去梁公任上當差。

李定得的怪病，是從兩足的腳趾開始寸寸潰腐，以至於沿著兩腳而上漸漸潰爛，一直爛到胸膈處，穿漏而死。

李定死後，檢視他的行囊，書篋有一本小冊子，用蠅頭小字記載著他所見之事，依照內容所記，李定當過十七個官員的長隨，他將每一個長官的陰事，都詳加紀載，某時某地、某人與之說的話，又有誰在一旁參與等等，以

及各長官的往來書信和讞斷案牘事由，無一不詳加備錄。

他的同行有人知道他，竟說：「李定曾經挾制數個官員。他的妻子也是某官的侍婢，被他拐帶私奔去了，當時他還留下一封書函在桌上，那官員竟也不敢追捕他，今天得了這種怪病死了，豈不是天道啊？」

霍文易說：「這種人，專門依人門戶，本就是為舞弊而來。就像人們養的鷹隼，主人想要駕馭，不可能只餵他吃穀子吧！當官的喜歡常隨們精明幹練，當然委任以為耳目心腹了，這就好像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啊！這也不能怪他，我倒是認為，要怪那十七個官員呢。」

姚安公說：「這種說法還沒說到根本上去，如果那十七個官員，都沒有陰事之可書寫，就算讓此人日日都紀錄了，那也不能怎樣啊？」

至理

沒理發生的事，竟然發生了！然而人們苦苦究竟這些沒有理的事由來處，竟然也是有理的，所以說，凡講究事事都要有理的人啊，不能太拘泥理的來處啊！

獻縣近年來有兩件事，一件是韓守立的妻子俞氏，事奉婆婆至孝。乾隆二十五年，歲次庚辰，俞氏的婆婆失明了，也延請百醫醫治，甚至做法事解

穰，都無效。有人狡黠的說，這要割肉燃燈，祈求神佑，婆婆的雙眼一定可以很快痊癒，那媳婦俞氏也不問這有什麼根據，竟然真的割肉燃燈了，過了十多日，婆婆的眼睛也真的復明了！

俞氏一開始就被人愚弄了，然而因為自己的誠心真意，真的連鬼神也要幫她，這是無理的事，但是這也是一理啊。

還有一個丐者王希聖，一雙腳都攣縮起來，他以股代足，匍匐在地用雙肘撐地行走。

有一天，他在路上撿到了二百金，他將包裹金錢的包袱藏在草叢裡，坐守等待回來尋找的人。隨即有商家主人張際飛，倉皇尋至，王希聖問他，內容都相符，乞丐拿出來都還給了他。

張際飛請乞丐王希聖分取一些金錢，乞丐不受。張際非要將乞丐請回家，說要一生都奉養他。王希聖說：

「我形殘廢，是天所罰。如果再違天坐食，將來必有大罪。」竟毅然而去。

後來，乞丐王希聖睡在斐聖公祠下（斐聖公不知何時人，志乘亦不能詳。當地人云，祈雨時有驗。），忽然來了幾個喝醉的人，曳他的雙足，他是痛不可忍啊！那些醉人去後，王希聖的雙足已經伸直了！於是他就能行走了，不用再匍匐在地爬行，他一直活到乾隆二十四年，歲次己卯才死。

張際飛是我家先祖的門客，我還曾經見過他，他自述此事甚詳。

這大概是王希聖為善宜受善報，然而他竟能以命自安，也不受人報答，所以神代報也。這事看起來沒理，卻也並非全然無理，這是至理啊？

前輩戈芥舟曾在縣誌上記載此二事，縣裡的講學家頗不以為然，認為這是怪語，我認為戈芥舟在縣誌記載的這兩件事，惟有乩仙聯句和王生殤子二條可比，不能割愛。

全書皆體例謹嚴，具有史學家的手法，他記載此二事，正是證明匹夫匹婦心誠意正，也足以感動神明，用以激發善心，砥礪日漸澆薄的風俗，不像小說家的胡編亂寫，沒親眼見著就浮濫登載，還說那是史！

漢代建安年中，河間太守劉照之妻，贈送「葳蕤鎖」的故事記載在《錄異傳》；晉武帝時，河間女子開棺再活的故事，也詳載在《搜神記》當中，這些都是獻邑的真實故事，不也是都沒刪除這些文字嗎？

老猴塗鴉

外叔祖張紫衡家有小花圃，小花圃中築有假山，有洞曰「泄雲洞」。山洞前種滿了菊花，山後養了幾隻鶴。山洞中還有有王昊廬先生，集歐陽永叔、唐彥謙的句子，題聯曰：

「秋花不比春花落，塵夢乃知鶴夢長。」頗為工切。

有一天，泄雲洞中的筆硯被移動了！滿山壁都寫滿了摹仿那十四字的圖文，可是寫的亂七八糟，不成點畫。

用筆或自下而上，自右而左，該連續運筆之處卻斷寫，應斷寫處卻是連筆畫，看起來像不識字的人所書。

家人都懷疑是小孩子塗鴉，只好重新刷白牆壁，又嚴加上鎖了。

過了數日，再打開門看，居然又來了！家人這才知道是有魅作怪。

一天晚上，有人聽見泄雲洞內，格格格的有磨墨聲音，家人持刀突入！正要抓牠！一隻老猴躍起，向著人群衝出去，從此就不再見了！也不知道牠為何要學人寫字？

我曾說，小說記載異物能寫字能作文的，只有鬼與狐還有些可信些。那鬼本來就是人變成的，狐也接近於人類，其他的草木禽獸，怎麼能知曉文字音韻呢？

至於女人、僕傭，乃至於蒼蠅、草帚亦能寫詩文的！都是寓言故事，但是，也不至於荒誕至此啊！

那隻老猴，是歲久通靈了，也來學人塗抹了？其實，那正是猴性的頑劣本色，也不必驚奇啊！

第七卷　如是我聞一

曩撰《灤陽消夏錄》屬草未定，遽為書肆所竊刊，非所願也。然博雅君子，或不以為紕繆，且有以新續告者。因補綴舊聞，又成四卷。歐陽公曰：「物嘗聚於所好。」豈不信哉！緣是知一有偏嗜，必有浸淫而不自己者。天下事往往如斯，亦可以深長思也。辛亥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題。

原折生遇蘭言，其鄉有扶乩者，降壇大書一詩曰：「一代英雄付逝波，壯懷空握魯陽戈。廟堂有策軍書急，天地無情戰骨多。故壘春滋新草木，遊魂夜覽舊山河。陳濤十郡良家子，杜老酸吟意若何。」署名曰「柿園敗將」。皆悚然，知為白谷孫公也。柿園之役，敗於中旨之促戰，罪不在公。詩乃以房琯車戰自比，引為已過。正人君子用心，視王化貞輩僨轅誤國，猶百計卸責於人者，真三光之於九泉矣。大同杜生宜滋，亦錄有此詩，空握作辜負，春滋作春添，

意若何作竟若何，凡四字不同。蓋傳寫偶異，大旨則無殊也。

許南金先生言，康熙乙未，過阜城之漫河。夏雨泥濘，馬疲不進，息路旁樹下，坐而假寐。恍惚見女子拜言曰：「妾黃保寧妻湯氏也。在此為強暴所逼，以死捍拒，卒被數刃而死。官雖捕賊駢誅，然以妾已被污，竟不旌表。冥官哀其貞烈，俾居此地，為橫死諸魂長，今四十餘年矣。夫異鄉丐婦，踽踽獨行，猝遇三健男子執縛於樹，肆行淫毒，除罵賊求死，別無他術。其齧齒受玷，由力不敵，非節之不固也。司讞者苛責無已，不亦冤乎？公狀貌似儒者，當必明理，乞為白之。」夢中欲詢其里居，霍然已醒。後問阜城士大夫，無知其事者。問諸老吏，亦不得其案牘。蓋當時不以為烈婦，湮沒久矣。

師某觀，故有狐。道士建醮，醵多金。蕆事後，與其徒在神座燈前，會計出入，尚闕數金。師謂徒乾沒，徒謂師誤算，盤珠格格，至三鼓未休。忽樑上語曰：「新秋涼爽，我倦欲眠，汝何必在此相聒？此數金，非汝欲買媚藥置懷中，過後巷劉二姐家，二姐索金指環，汝乘醉探付彼耶？何竟忘也？」徒轉面掩口。道士乃默然斂簿出。剃工魏福，時寓觀內，親聞之。言其聲咿咿呦呦，如小兒女云。

旱魃為虐，見雲漢之詩，是事出經典矣。《山海經》實以女魃，似因詩語而附會。然據其所言，特一妖神焉耳。近世所云旱魃則皆僵屍，掘而焚之，亦往往致雨。夫雨為天地之訢合，一僵屍之氣燄，竟能彌塞乾坤，使隔絕不通乎？雨亦有龍所做者，一僵屍之伎倆，竟能驅逐神物，使畏避不前乎？是何說以解之？又狐避雷劫，自宋以來，見於雜說者不一。夫狐無罪歟，雷霆克期而擊之，是淫刑也，

天道不如是也。狐有罪歟，何時不可以誅，而必限以某日某刻，使先知早避，即一時暫免；又何時不可以誅，乃過此一時，竟不復追理，是佚罰也。天道亦不如是也。是又何說以解之？偶閱近人《夜談叢錄》，見所載焚旱魃一事、狐避劫二事，因記所疑，俟格物窮理者詳之。

虎坊橋西一宅，南皮張公子畏故居也，今劉雲房副憲居之。中有一井，子午二時汲則甘，餘時則否。其理莫明。或曰：「陰起午中，陽生子半，與地氣應也。」然元氣氤氳，充滿天地，何他井不與地氣應，此井獨應乎？西士最講格物學，《職方外紀》載：「其地有水，一旦十二潮，與晷漏不差杪忽。有欲窮其理者，構廬水側，晝夜測之，迄不能喻，至恚而自沉。」此井抑亦是類耳。

張讀《宣室志》曰：「俗傳人死數日，當有禽自柩中出，曰煞。

太和中有鄭生者，網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忽無所見，訪里中民訊之，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者言今日煞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君所獲果是乎？』」此即今所謂煞神也。徐鉉《稽神錄》曰：「彭虎子少壯有膂力，嘗謂無鬼神。母死，俗巫戒之曰：『某日殃煞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出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推門入，虎子皇遽無計，先有一甕，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問：『板下無人耶？』母曰：『無。』」此即今所謂回煞也。俗云殤子未生齒者，死無煞；有齒者即有煞。巫覡能預克其期。家奴孫文舉、宋文皆通是術。余嘗索視其書，特以年月日時干支推算，別無奇奧。其某日逢其兇煞，當用某符禳解，則詭詞取財而已。或有室廬逼仄，無地避煞者，又有壓制之法。使伏而不出，謂之斬殃，尤為荒誕。然家奴宋遇婦死，遇召巫斬殃，迄今所居室中，夜恒作響，小兒女

亦多見其形，似又不盡誣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幽明之理，莫得而窮。不必曲為之詞，亦不必力攻其說。

人死者，魂隸冥籍矣。然地球圓九萬里，徑三萬里，國土不可以數計。其人當百倍中土，鬼亦當百倍中土，何游冥司者，所見皆中土之鬼，無一徼外之鬼耶？其在在各有閻羅王耶？顧郎中德懋，攝陰官者也，嘗以問之，弗能答。人不死者，名列仙籍矣。然赤松廣成，聞於上古，何後代所遇之仙，皆出近世？劉向以下之所記，悉無聞耶？豈終歸於盡，如朱子之論魏伯陽耶？婁真人，近垣領道教者也，嘗以問之，亦弗能答。

里人閻勛，疑其妻與表弟通，遂攜銃擊殺其表弟，復歸而殺妻。剸刀於胸，格格然如中鐵石，迄不能傷。或曰：「是鬼神愍其枉死，

陰相之也。」然枉死者多，鬼神何不盡陰相歟？當由別有善行，故默邀護佑耳。

景州申君學坤，謙居先生子也，純厚樸拙，不墜家風，信道學甚篤。嘗謂從兄懋園曰：「曩在某寺，見僧以福田誘財物，供酒肉資。因著一論，戒勿施捨。夜夢一神，似彼教所謂伽藍者，與余侃侃爭曰：『君勿爾也。以佛法論，廣大慈悲，萬物平等，彼僧尼非萬物之一耶？施食及於鳥鳶，愛惜及於蟲鼠，欲其生也。此輩藉施捨以生，君必使之饑而死，曾視之不若鳥鳶蟲鼠耶？其間破壞戒律自墮泥犂者，誠比比皆是。然因有梟鳥而盡戕羽族，因有破獍而盡戕獸類，有是理耶？以世法論，田不足授，不能不使百姓自謀食。彼僧尼亦百姓之一種，彼募化亦謀食之一道，必以其不耕不織為蠹國耗民，彼不耕不織而蠹國耗民者，獨僧尼耶？君何不一一著論禁

之也？且天地之大，此輩豈止數十萬，一旦絕其衣食之源，羸弱者轉乎溝壑，姑勿具論；桀黠者鋌而走險，君何以善其後耶？昌黎辟佛，尚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君無策以養而徒朘其生，豈但非佛意，恐亦非孔孟意也。駟不及舌，君其圖之。』余夢中欲與辯，忽然已覺，其語歷歷可憶，公以所論何如？」懋園沉思良久曰：「君所持者正，彼所見者大。然人情所向，匪今始今，豈君一論所能遏？此神刺刺不休，殊多此一爭耳。」

同年金門高，吳縣人，嘗夜泊淮陰之間，見岸上二叟相遇，就坐水次草亭上。一叟曰：「君近何事？」一叟曰：「主人避暑園林，吾日日入其水閣，觀活秘戲圖，百媚橫生，亦殊可玩。其第五姬尤妖豔，見其與主人剪髮為誓，約他年燕子樓中作關盼盼，又約似玉簫再世重侍韋皋，主人為之感泣。然偶聞其與母竊議，則謂主人已

老，宜早儲金帛，為別抱琵琶計也。君謂此輩可信乎？」相與太息久之。一叟又曰：「聞其嫡甚賢，信乎？」一叟掉頭曰：「天下之善妒人也，何賢之云？夫妒而囂爭，是為淵驅魚者也。此婦於妾媵之來，弱者撫之以恩，縱其出入冶游，不復防制，使流於淫佚，其夫自愧而去之；強者待之以禮，陽尊之與己匹，而陰道之與夫抗，使養成驕悍，其夫不堪而去之；有二術所不能餌者，則密相煽構，務使參商兩敗者，又多有之。幸不即敗，而一門之內，詬誶時聞，使其夫入妾之室，則怨語愁顏；入妻之室，乃柔聲怡色。其去就不問而知矣。此天下之善妒人也，何賢之云？」門高竊聽所言，服其中理，而不解其日入水閣語。方凝思間，有官舫鳴鉦來，收帆欲泊，二叟轉瞬已不見。乃悟其非人也。

先兄晴湖曰：「飲鹵汁者，血凝而死，無藥可醫。里有婦人飲

此者，方張皇莫措，忽一媼排闥入，曰：『可急取隔壁賣腐家所磨豆漿灌之，鹵得豆漿，則凝漿為腐而不凝血。我是前村老狐，曾聞仙人言此方也。』語訖不見，試之，果見蘇。」劉涓子有鬼遺方，此可稱狐遺方也。

客作秦爾嚴，嘗御車自李家窪往淮鎮，遇持銃擊鵲者，馬皆驚逸。爾嚴倉皇墮下車，橫臥轍中，自分無生理，而馬忽不行。抵暮歸家，沽酒自慶，燈下與儕輩話其異。聞窗外人語曰：「爾謂馬自不行耶？是我二人掣其轡也。」開戶出視，寂無人跡。明日，因齎酒脯至墮處祭之。先姚安公聞之曰：「鬼如此求食，亦何惡於鬼。」

里人王五賢（幼時聞呼其字，是此二音，不知即此二字否也），老塾師也。嘗夜過古墓，聞鞭扑聲，並聞責數曰：「爾不讀書識字，

不能明理，將來何事不可為？上干天律時，爾悔遲矣！」謂：「深更曠野，誰人在此教子弟？」諦聽，乃出狐窟中。五賢喟然曰：「不圖此語聞之此間。」

先叔儀南公，有質庫在西城。客作陳忠，主買菜蔬。儕輩皆謂其近多餘潤，宜饗眾，忠諱無有。次日，篋鑰不啟，而所蓄錢數千，惟存九百。樓上故有狐，恒隔窗與人語。疑所為，試往扣之。果朗然應曰：「九百錢是汝僱值，分所應得，吾不敢取。其餘皆日日所乾沒，原非爾物。今日端陽，已為汝買棕若干，買酒若干，買肉若干，買雞魚及瓜菜果實各若干，並泛酒雄黃，亦為買得，皆在樓下空屋中，汝宜早烹炮。遲則天暑，恐腐敗。」啟戶視之，累累具在，無可消納，竟與眾共餐。此狐可謂惡作劇，然亦頗快意人也。

亥有二首六身，是拆字之權輿矣。漢代圖讖，多離合點畫，至

宋謝石輩，始以是術專門。然亦往往有奇驗。乾隆甲戌，余殿試後，尚未傳臚。在董文恪公家，偶遇一浙士能測字。余書一「墨」字，浙士曰：「龍頭竟不屬君矣。裡字拆之，為二甲，下作四點，其二甲第四乎？然必入翰林。四點庶字腳，士吉字頭，是庶吉士矣。」後果然。又戊子秋，余以漏言獲遣。獄頗急，日以一軍官伴守。一董姓軍官云能拆字，余書「董」字使拆，董曰：「公遠戍矣，是千里萬里也。」余又書「名」字，董曰：「下為口字，上為外字偏旁，是口外矣；日在西為夕，其西域乎？」問將來得歸否，曰：「字形類君，亦類召，必賜環也。」問在何年，曰：「口為四字之外圍，而中缺兩筆，其不足四年乎？今年戊子，至四年為辛卯，夕字卯之偏旁，亦相合也。」果從軍烏魯木齊，以辛卯六月還京。蓋精神所動，鬼神通之；氣機所萌，形象兆之。與揲蓍灼龜，事同一理，似神異而非神異也。

醫者胡宮山，不知何許人，或曰：「本姓金，實吳三桂之間諜，三桂敗，乃變易姓名。」事無左證，莫之詳也。余六七歲時及見之，年八十餘矣，輕捷如猿猱，擊技絕倫。嘗舟行，夜遇盜，手無寸刃，惟倒持一煙筒，揮霍如風，七八人並刺中鼻孔，仆。然最畏鬼，一生不敢獨睡。說少年嘗遇一僵屍，揮拳擊之，如中木石，幾為所搏，幸躍上高樹之頂，屍繞樹踴距，至曉乃抱木不動。有鈴馱群過，始敢下視。白毛遍體，目赤如丹砂，指如曲鉤，齒露唇外如利刃，怖幾失魂。又嘗宿山店，夜覺被中蠕蠕動，疑為蛇鼠。俄枝梧撐拄，漸長漸巨，突出並枕，乃一裸婦人，雙臂抱住，如巨　束縛，接吻噓氣，血腥貫鼻，不覺暈絕。次日，得灌救乃蘇。自是膽裂，黃昏以後，遇風聲月影，即惴惴卻步云。

南皮令居公鋐，在州縣幕二十年，練習案牘，聘幣無虛歲。擁

資既厚，乃援例得官，以為駕輕車就熟路也。比蒞任，乃憒憒如木雞，兩造爭辯，輒面赤語澀，不能出一字。見上官進退應對，無不顛倒。越歲餘，遂以才力不及劾。解組之日，夢蓬首垢面人長揖曰：「君已罷官，吾從此別矣。」霍然驚醒，覺心境頓開。貧無歸計，復理舊業，則精明果決，又判斷如流矣。所見者其夙冤耶？抑亦昌黎所送之窮鬼耶。

裘文達公言，官詹事時，遇值日，五鼓，赴圓明園。中途見路旁高柳下，燈火圍繞，似有他故，至則一護軍縊於樹，眾解而救之，良久得蘇。自言過此暫憩，見路旁小室中有燈火，一少婦坐圓窗中招我，逾窗入，甫一俯首，項已被掛矣。蓋縊鬼變形求代也。此事所在多有，此鬼乃能幻屋宇，設繩索，為可異耳。又先農壇西北，文昌閣之南（文昌閣俗曰高廟。），匯有積水，亦往往有溺鬼誘人。

余十三四歲時，見一人無故入水，已沒半身，眾譟而挽之，始強回。癡坐良久，漸有醒意，問：「何所苦而自沉？」曰：「實無所苦，但渴甚。見一茶肆，趨往求飲，猶記其門懸匾額，粉板青字，曰『對瀛館』也。」命名頗有文義，誰題之，誰書之乎？此鬼更奇矣。

山東劉君善謨，余丁卯同年也。以其黠巧，皆戲呼曰劉鬼谷。劉故詼諧，亦時以自稱。於是鬼谷名大著，而其字若別號，人轉不知。乾隆辛未，僦校尉營一小宅，田白巖偶過閒話，四顧慨然曰：「此鳳眼張三舊居也，門庭如故，埋香黃土已二十餘年矣。」劉駭然曰：「自卜此居，吾數夢豔婦來往堂廡間，其若人乎？」白巖問其狀，良是。劉沉思久之，撫几曰：「何物淫鬼，敢魅劉鬼谷？果現形，必痛抶之。」白巖曰：「此婦在時，真鬼谷子，捭闔百變，為所顛倒者多矣。假鬼谷子何足云？京師大矣，何必定與鬼同住？」

力勸之別徙。余亦嘗訪劉於此，憶斜對戈芥舟宅約六七家，今不得指其處矣。

史太常松濤言，初官戶部主事時，居安南營，與一孀婦鄰。一夕，盜入孀婦家，穴壁已穿矣。忽大呼曰：「有鬼！」狼狽越牆去，迄不知其所見為何。豈神亦哀其煢獨，陰相之歟？又戈東長前輩一日飯罷，坐階下看菊，忽聞大呼曰：「有賊！」其聲喑嗚，如牛鳴盎中，舉家駭異。俄連呼不已，諦聽，乃在廡下爐坑內。急邀邏者來啟視，則闇然一餓夫，昂首長跪。自言前兩夕乘累闌入，伏匿此坑，冀夜深出竊。不虞二更微雨，夫人命移醃齏兩甕，置坑板上，遂不能出。尚冀雨霽移下，乃兩日不移，饑不可忍，自思出而被執，罪不過杖，不出則終為餓鬼，故反作聲自呼耳。其事極奇，而實為情理所必至。錄之亦足資一粲也。

河間府吏劉啟新，粗知文義。一日，問人曰：「梟鳥破獍是何物？」或對曰：「梟鳥食母，破獍食父，均不孝之物也。」劉拊掌曰：「是矣！吾患寒疾，昏懵中魂至冥司，見二官連几坐，一吏持牘請曰：『某處狐為其孫齧殺，禽獸無知，難責以人理。今惟議抵，不科不孝之罪。』左一官曰：『狐與他獸有別，已煉形成人者，宜斷以人律；未煉形成人者，自宜仍斷以獸例。』右一官曰：『不然。禽獸他事與人殊，至親屬天性，則與人一理。先王誅梟鳥破獍，不以禽獸而貸也。宜科不孝，付地獄。』左一官首肯曰：『公言是。』俄吏抱牘下，以掌摑吾，悸而蘇。所言歷歷皆記，惟不解梟鳥破獍語，竊疑為不孝之鳥獸，今果然也。」案此事新奇，故陰府亦煩商酌，知獄情萬變，難執一端。據余所見，事出律例外者。一人外出，訛傳已死，其父母因鬻婦為人妾。夫歸，迫於父母，弗能訟也。潛

至娶者家，伺隙一見，竟攜以逃。越歲緝獲。以為非姦，則已別嫁；以為姦，則本其故夫。官無律可引。又劫盜之中，別有一類，曰趕蛋，不為盜而為盜之盜。每伺盜出外，或襲其巢，或要諸路，奪所劫之財。一日，互相格鬥，並執至官，以為非盜，則實強掠；以為盜，則所掠乃盜贓，官亦無律可引也。又有姦而懷孕者，決罰後，官依律判生子還姦夫。後生子，本夫恨而殺之。姦夫控故殺其子。雖有律可引，而終覺姦夫所訴，有理無情；本夫所為，有情無理，無以持其平也。不知彼地下冥官遇此等事，又作何判斷耶？

豐宜門外風氏園古松，前輩多有題詠。錢香樹先生尚見之，今已薪矣。何華峰云：「相傳松未枯時，每風靜月明，或聞絲竹。一巨公偶遊其地，偕賓友夜往觀之。二鼓後有琵琶聲，似出樹腹，似在樹梢，久之，小聲緩唱曰：『人道冬夜寒，我道冬夜好。繡被暖

如春，不愁天不曉。』巨公叱曰：『何物老魅，敢對我作此淫詞？』戛然而止。俄登登復作，又唱曰：『郎似桃李花，妾似松柏樹。桃李花易殘，松柏常如故。』巨公點首曰：『此乃差近風雅。』餘音搖曳之際，微聞樹外悄語曰：『此老殊易與，但作此等語，言便生歡喜。』撥刺一響，如有弦斷。再聽之，寂然矣。」

佃戶卞晉寶，息耕隴畔，枕塊暫眠。朦朧中聞人語曰：「昨官中有何事？」一人答曰：「昨勘某人繼妻，予鐵杖百，雖是病容，尚眉目如畫，肌肉如凝脂，每受一杖，哀呼宛轉，如風引洞簫，使人心碎。吾手顫不得下，幾反受鞭。」問者太息曰：「惟其如是之妖媚，故蠱惑其夫，荼毒前妻兒女，造種種惡業也。」晉寶私念：「是何官府，乃用鐵杖？」欲起問之，欠伸拭目，乃荒煙蔓草，四顧闃然。

故城賈漢恒言，張二酉、張三辰兄弟也。二酉先卒，三辰撫姪如己出。理田產，謀婚娶，皆殫竭心力。姪病瘵，經營醫藥，殆廢寢食。姪歿後，恒忽忽如有失。人皆稱其友愛。越數歲病革，昏瞀中自語曰：「咄咄怪事。頃到冥司，二兄訴我殺其子，斬其祀，豈不冤哉！」自是口中時喃喃，不甚可辨。一日稍蘇曰：「吾之過矣，兄對閻羅數我曰：『此子非不可誨者，汝為叔父，去父一間耳，乃知養而不知教，縱所欲為，恐拂其意，使恣情花柳，得惡疾以終，非爾殺之而誰乎？』吾茫然無以應也。吾悔晚矣。」反手自椎而歿。三辰所為，亦末俗之所難，坐以殺姪，《春秋》責備賢者耳。然要不得謂二酉苛也。

平定王執信，余己卯所取士也。乞余誌其繼母墓，稱母生一弟，曰執蒲，庶出一弟，曰執璧，平時飲食衣物，三子無所異；遇有過，

責罵箠楚，亦三子無所異也。賢哉，數語盡之矣。

錢遵王《讀書敏求紀》載：「趙清常歿，子孫鬻其遺書。武康山中，白晝鬼哭。聚必有散，何所見之不達耶？明壽寧侯故第在興濟，斥賣略盡，惟廳事僅存。後鬻其木於先祖。拆卸之日，匠者亦聞柱中有泣聲。千古癡魂，殆同一轍。」余嘗與董曲江言，大地山河，佛氏尚以為泡影，區區者復何足云！我百年後，儻圖器書玩散落人間，使賞鑒家指點摩挲，曰：「此紀曉嵐故物。」是亦佳話，何所恨哉？曲江曰：「君作是言，名心尚在。余則謂消閒遣日，不能不借此自娛。至我已弗存，其他何有？任其飽蟲鼠，委泥沙耳。故我書無印記，硯無銘識，正如好花朗月，勝水名山，偶與我逢，便為我有；迨雲煙過眼，不復問為誰家物矣。何必鐫號題名，為後人計哉？」所見尤灑脫也。

職官姦僕婦，罪止奪俸。以家庭匿近，幽曖難明，律法深微，防誣蔑反噬之漸也。然橫干強逼，陰譴實嚴。戴遂堂先生言：「康熙末，有世家子挾污僕婦，僕氣結成噎膈。時婦已孕，僕臨歿以手摩其腹曰：『男耶女耶？能為我復仇耶？』後生一女，稍長，極慧豔。世家子又納為妾，生一子。文園消渴，俄夭天年。女帷薄不修，竟公庭涉訟，大損家聲。十許年中，婦縞袂扶棺，女青衫對簿，先生皆目見之，如相距數日耳。豈非怨毒所鍾，生此尤物以報哉？」

遂堂先生又言：「有調其僕婦者，婦不答。主人怒曰：『敢再拒，捶汝死！』泣告其夫。方沉醉，又怒曰：『敢失志，且剸刃汝胸！』婦憤曰：『從不從皆死，無寧先死矣。』竟自縊。官來勘驗，屍無傷，語無證，又死於夫側，無所歸咎，弗能究也。然自是所縊之室，雖天氣晴明，亦陰陰如薄霧。夜輒有聲如裂帛，燈前月下，每見黑氣搖漾如人影，跡之則無。如是十餘年，主人歿乃已。未歿以前，

晝夜使人環病榻，疑其有所見矣。」

烏魯木齊軍吏鄔圖麟言，其表兄某，嘗詣涇縣訪友。遇夜雨，投一廢寺。頹垣荒草，四無居人，惟山門尚可棲止，姑留待霽。時雲黑如墨，暗中聞女子聲曰：「怨鬼叩頭，求賜紙衣一襲，白骨銜恩。」某怖不能動，然度無可避，強起問之。鬼泣曰：「妾本村女。偶獨經此寺，為僧所遮留。妾哭詈不從，怒而見殺。時衣已盡褫，遂被裸埋，今百餘年矣！雖在冥途，情有廉恥。身無寸縷，愧見神明。故寧抱沉冤，潛形不出。今幸逢君子，倘取數翻彩楮，剪作裙襦，焚之寺門，使幽魂遮體，便可愬諸地府，再入轉輪。惟君哀而垂拯。」某戰慄諾之，哭聲遂寂。後不能再至其地，竟不果焚。嘗自謂負此一諾，使此鬼茹恨黃泉，恒耿耿不自安也。

于道光言，有士人夜過岳廟，朱扉嚴閉，而有人自廟中出，知是神靈，膜拜呼上聖。其人引手掖之曰：「我非貴神，右臺司鏡之吏，齎文簿到此也。」問：「司鏡何義，其業鏡也耶？」曰：「近之，而又一事也。業鏡所照，行事之善惡耳。至方寸微曖，情偽萬端，起滅無恒，包藏不測，幽深邃密，無跡可窺，往往外貌麟鸞，中蹈鬼域，隱匿未形，業鏡不能照也。南北宋後，此術滋工，塗飾彌縫，或終身不敗。故諸天合議，移業鏡於左臺，照真小人；增心鏡於右臺，照偽君子。圓光對映，靈府洞然：有拗捩者，有偏倚者；有黑如漆者，有曲如鉤者；有拉雜如糞牆者，有混濁如泥滓者；有城府險阻千重萬掩者，有脈絡屈盤左穿右貫者；有如荊棘者，有如刀劍者，有如蜂蠆者，有如虎狼者；有現冠蓋影者，有現金銀氣者；甚有隱隱躍躍現秘戲圖者。而回顧其形，則皆岸然道貌也；其圓瑩如明珠、清激如水晶者，千百之一二耳。如是者，吾立鏡側，籍而記

之，三月一達於岳帝，定罪福焉。大抵名愈高，則責愈嚴；術愈巧，則罰愈重。《春秋》二百四十年，癉惡不一，惟震伯夷之廟，天特示譴於展氏，隱匿故也。子其識之！」士人拜授教，歸而乞道光書額，名其室曰「觀心」。

有歌童扇上畫雞冠，於筵上求李露園題。露園戲書絕句曰：「紫紫紅紅勝晚霞，臨風亦自弄夭斜。枉教蝴蝶飛千遍，此種原來不是花。」皆歎其運意雙關之巧。露園赴任湖南後，有扶乩者或以雞冠請題，即大書此詩。余駭曰：「此非李露園作耶？」乩忽不動。扶乩者狼狽去。顏介子歎曰：「仙亦盜句。」或曰：「是扶乩者本偽托，已屢以盜句敗矣。」

從兄垣居言，昔聞劉馨亭談二事。其一，有農家子為狐媚，延

術士劾治，狐就擒，將烹諸油釜，農家子叩額乞免，乃縱去。後思之成疾，醫不能療。狐一日復來相見，悲喜交集，狐意殊落落，謂農子家曰：「君苦相憶，止為悅我色耳，不知是我幻相也，見我本形，則駭避不遑矣。」欻然撲地，蒼毛修尾，鼻息咻咻，目睒睒如炬，跳擲上屋，長嗥數聲而去。農家子自是病痊。此狐可謂能報德。其一，亦農家子為狐媚，延術士劾治，法不驗，符籙皆為狐所裂，將上壇毆擊。一老媼似是狐母，止之曰：「物惜其群，人庇其黨。此術士道雖淺，創之過甚，恐他術士來報復，不如且就爾婿眠。」聽其逃避。此狐可謂能遠慮。

康熙癸巳，先姚安公讀書於廠里（前明土貢登漿磚。此地磚廠故址也。），偶折杏花插水中。後花落，結二杏如豆，漸長漸巨，至於紅熟。與在樹無異。是年逢萬壽恩科，遂舉於鄉。王德安先生

時同住，為題額曰瑞杏軒。此莊後分屬從弟東白。乾隆甲申，余自福建歸，問此匾，已不存矣。擬請劉石庵補書，而代葺此屋，作記刻石龕於壁，以存先世之跡。因循未果，不識何日償此願也。

先姚安公言，雍正初，李家窪佃戶董某，父死，遺一牛，老且跛，將鬻於屠肆。牛逸至其父墓前，伏地僵臥。牽挽鞭箠皆不起，惟掉尾長鳴。村人聞是事，絡繹來視。忽劉某鄰叟憤然至，以杖擊牛曰：「渠父墮河，何預於汝？使隨波漂流充魚鱉食，豈不大善？汝無故多事，引之使出，多活十餘年。致渠生奉養，病醫藥，死棺斂，且留此一墳，歲需祭發，為董氏子孫無窮累，汝罪大矣。就死汝分，牟牟者何為？」蓋其父嘗墮深水中，牛隨之躍入，牽其尾得出也。董初不知此事，聞之大慚，自批其頰曰：「我乃非人！」急引歸。數月後病死，泣而埋之。此叟殊有滑稽風，與東方朔救漢武

帝乳母事，竟暗合也。

姨丈王公紫府，文安舊族也。家未落時，屠肆架上一豕首，忽脫鉤落地，跳擲而行。市人噪而逐之，直入其門而止。自是日漸衰謝，至饘粥不供，今子孫無孑遺矣。此王氏姨母自言之。又姚安公言，親表某氏家（歲久忘其姓氏，惟記姚安公言此事時，稱曰汝表伯。），清曉啟戶，有一兔緩步而入，絕不畏人，直至內寢牀上臥，因烹食之。數年中死亡略盡，宅亦拆為平地矣。是皆衰氣所召也。

王菊莊言，有書生夜泊鄱陽湖，步月納涼，至一酒肆，遇數人各道姓名，云皆鄉里，因沽酒小飲。笑言既洽，相與說鬼，搜異抽新，多出意表。一人曰：「是固皆奇，然莫奇於我所見矣。曩在京師避囂，寓豐臺花匠家，邂逅一士共談。吾言此地花事殊勝，惟墟

墓間多鬼可憎。士曰：『鬼亦有雅俗，未可概棄。吾曩游西山，遇一人論詩，殊多精詣。自誦所作，有曰深山遲見日，古寺早生秋；又曰鐘聲散墟落，燈火見人家；又曰猿聲臨水斷，人語入煙深；又曰林梢明遠水，樓角掛斜陽；又曰苔痕寢病榻，雨氣入昏燈；又曰鵂盍歲久能人語，魍魎山深每晝行；又曰空江照影芙蓉淚，廢苑尋春蛺蝶魂。皆楚楚有致。方擬問其居停，忽有鈴馱琅琅，欻然滅跡。此鬼寧復可憎耶？』吾愛其脫灑，欲留共飲，其人振衣起曰：『得免君憎，已為大幸，寧敢再入郇廚？』一笑而隱。方知說鬼者即鬼也。」書生因戲曰：「此等奇絕，古所未聞。然陽羨鵝籠，幻中出幻，乃轉輾相生，安知說此鬼者，不又即鬼耶？」數人一時變色，微風颯起，燈光黯然，並化為薄霧輕煙，濛濛四散。

庚午四月，先太夫人病革時，語子孫曰：「舊聞地下眷屬，臨

終時一一相見，今日果然。幸我平生尚無愧色，汝等在世，家庭骨肉，當處處留將來相見地也。」姚安公曰：「聰明絕特之士，事事皆能知，而獨不知人有死；經綸開濟之才，事事皆能計，而獨不能為死時計。使知人有死，一切作為，必有索然自返者；使能為死時計，一切作為，必有悚然自止者。惜求諸六合之外，失諸眉睫之前也。」

一南士以文章游公卿間，偶得一漢玉璜，則理瑩白而血斑徹骨，嘗用以鎮紙。一日借寓某公家，方燈下構一文，聞窗隙有聲。忽一手探入，疑為盜，取鐵如意欲擊，見其纖削如春蔥，瑟縮而止。穴紙竊窺，乃一青面羅剎鬼，怖而仆地。比蘇，則此璜已失矣。疑為狐媚幻形，不復追詰。後於市上偶見，詢所從來，轉輾經數主，竟不得其端緒。久乃知為某公家奴偽作鬼狀所取。董曲江戲曰：「渠

知君是惜花御史，故敢露此柔荑。使遇我輩粗才，斷不敢自取斷腕。」余謂此奴偽作鬼裝，一以使不敢攬執，一以使不復追求。又燈下一掌破窗，恐遭捶擊，故偽作女手，使知非盜；且引之窺見惡狀，使知非人。其運意亦殊周密。蓋此輩為主人執役，即其鈍如椎；至作姦犯科，則奇計環生，如鬼如蜮。大抵皆然，不獨此一人一事也。

朱竹坪御史，嘗小集閻梨材尚書家。酒次，竹坪慨然曰：「清介是君子分內事，若恃其清介以凌物，則殊嫌客氣不除。昔某公為御史時，居此宅，坐間或言及狐媚，某公痛罵之。數日後，月下見一盜逾牆入，內外搜捕，皆無跡，擾攘徹夜。比曉，忽見廳上臥一老人，欠身而起曰：『長夏溽暑（長夏字，出黃帝《素問》，謂六月也。王太僕注讀上聲。杜工部長夏江村事事幽句皆讀平聲。蓋注

家偶未考也。），偶投此納涼，致主人竟夕不安，殊深慚愧。』一笑而逝。蓋無故侵狐，狐以此戲之也。豈非自取侮哉！」

朱天門家扶乩，好事者多往看。一狂士自負書畫，意氣傲睨，旁若無人。至對客脫襪搔足垢，向乩哂曰：「且請示下壇詩。」乩即題曰：「回頭歲月去駸駸，幾度滄桑又到今。曾見會稽王內史，親攜賓客到山陰。」眾曰：「然則仙及見右軍耶？」乩書曰：「豈但右軍，並見虎頭。」狂生聞之起立曰：「二老風流。既曾親睹，此時群賢畢至，古今人相去幾何？」又書曰：「二公雖絕藝入神，然意存衝挹，雅人深致，使見者意消。罵座灌夫，自別是一流人物；離之雙美，何必合之兩傷？」眾知有所指，相顧目笑。回視狂生，已著襪欲遁矣。此不識是何靈鬼，作此虐謔。惠安陳舍人雲亭，嘗題此生《寒山老木圖》曰：「憔悴人間老畫師，平生有恨似徐熙。

無端自寫荒寒景，皴出秋山鬢已絲。使酒淋漓禮數疏，誰知俠氣屬狂奴。他年倘續宣和譜，畫師如今有灌夫。」乩所云罵座灌夫，當即指此。又不識此鬼，何以知此詩也？

舅氏張公夢徵言，兒時，聞滄州有太學生，居河干。一夜，有吏持名刺叩門，言新太守過此，聞為此地巨室，邀至舟中相見。適主人以會葬，宿姻家，相距十餘里。閽者持刺奔告，急命駕返，則舟已行。乃飭車馬具贄幣，沿岸急追，晝夜馳二百餘里。已至山東德州界，逢人詢問，非惟無此官，並無此舟，乃狼狽而歸。惘惘如夢者數日。或疑其家多貲，劫盜欲誘而執之，以他出倖免；又疑其視貧親友如仇，而不惜多金結權貴；近村故有狐魅，特惡而戲之。皆無左證。然鄉黨喧傳，咸曰某太學遇鬼。先外祖雪峰公曰：「是非狐非鬼亦非盜，即貧親友所為也。」斯言近之矣。

俗傳鵲蛇鬥處為吉壤，就鬥處點穴，當大富貴，謂之龍鳳地。余十一二歲時，淮鎮孔氏田中，嘗有是事，舅氏安公實齋親見之。孔用以為墳，亦無他驗。余謂鵲以蟲蟻為食，或見小蛇啄取，蛇蜿蜒拒爭，有似乎鬥，此亦物態之常。諒必當日曾有地師為人卜葬，指蛇鵲鬥處是穴，如陶侃葬母，仙人指牛眠處為穴耳。後人見其有驗，遂傳聞失實，為鵲蛇鬥處必吉。然則因陶侃事，謂凡牛眠處吉乎？

慶雲鹽山間，有夜過墟墓者，為群狐所遮，裸體反接，倒懸樹杪，天曉人始見之，掇梯解下，視背上大書三字曰：「繩還繩」。莫喻其意。久乃悟二十年前，曾捕一狐倒懸之，今修怨也。胡厚庵先生，仿《西涯新樂府》中，有繩還繩一篇曰：「斜柯三丈不可登，誰躡其杪如猱升。諦而視之兒倒繃，背題三字繩還繩。問何以故心

懵騰，恍然忽省蹶然興。束縛阿紫當年曾，舊事過眼如風燈。誰期狹路遭其朋，吁嗟乎，人妖異路炭與冰，爾胡肆暴先侵陵？使銜怨毒伺隙乘，吁嗟乎，無為禍首茲可懲。」即此事也。

劉香畹言，滄州近海虞有牧童，年十四五，雖農家子，頗白皙。一日，陂畔午睡，醒，覺背上似負一物。然視之無形，捫之無質，問之亦無聲，怖而返，以告父母。無如之何。數日後漸似擁抱，漸似撫摩，既而漸似夢魘，遂為所污。自是媟狎無時，而無形無質無聲，則仍如故。時或得錢物果餌，亦不甚多。鄰塾師語其父曰：「此恐是狐，宜藏獵犬，俟聞媚聲時，排闥嗾攫之。」父如所教，狐鏘然破窗出，在屋上跳擲，罵童負心。塾師呼與語曰：「君幻化通靈，定知世事。夫男女相悅，感以情也。然朝盟同穴，夕過別船者，尚不知其幾；至若孌童，本非女質，抱衾薦枕，不過以色為市耳。當

其傅粉熏香，含嬌流盼，纏頭萬錦，買笑千金，非不似碧玉多情，回身就抱；迨富者貲盡，貴者權移，或掉臂長辭，或倒戈反噬，翻雲覆雨，自古皆然。蕭韶之於庾信，慕容沖之於符堅，載在史冊，其尤著者也。其所施者如彼，其所報者尚如此。然則與此輩論交，如摶沙作飯矣。況君所贈，曾不及五陵豪貴之萬一，而欲此童心堅金石，不亦傎乎？」語訖寂然，良久忽聞頓足曰：「先生休矣。吾今乃始知吾癡！」浩歎數聲而去。

田白巖言，有士人行桐柏山中，遇鹵簿前導，衣冠形狀，似是鬼神。甫避林內，輿中貴官已見之，呼出與語，意殊親洽。因拜問封秩，曰：「吾即此山之神。」又拜問神生何代，冀傳諸人世，以廣見聞。曰：「子所問者人鬼，吾則地祇也。夫元黃剖判，融結萬形，形成聚氣，氣聚藏精，精凝孕質，質立含靈，故神祇與天地並

生，惟聖人通造化之原。故燔柴瘞玉，載在《六經》。自稗官瑣紀創造鄙詞，曰劉曰張，謂天帝有廢興；曰呂曰馮，謂河伯有夫婦。儒者病之。紫陽崛起，乃以理詁天，並皇矣之下臨，亦斥為烏有；而鬼神之德，遂歸諸二氣之屈伸矣。夫木石之精，尚生夔罔；雨土之精，尚生蕣羊。豈有乾坤斡運，元氣鴻洞，反不能聚而上升，成至尊之主宰哉？觀子衣冠，當為文士，試傳吾語，使儒者知聖人饗報之由。」士人再拜而退，然每以告人，輒疑以為妄。余謂此言推鬼神之末始，植義甚精，然是白巖寓言，托諸鬼神耳。赫赫靈祇，豈屑與講學家爭是非哉！

裘編修超然言，豐宜門內玉皇廟街，有破屋數間，鎖閉已久，云中有狐魅。適江西一孝廉，與數友過夏（唐舉子下第後讀書待再試，謂之過夏。），取其地幽僻，僦舍於旁。一日，見幼婦立簷下，

態殊嫵媚，心知為狐，少年豪宕，意殊不懼。黃昏後，詣門作禮，祝以媟詞。夜中聞牀前窸窸有聲，心知狐至。暗中舉手引之，縱體入懷，遽相狎昵，冶蕩萬狀，奔命殆疲。比月上窗明，諦視，乃一白髮媼，黑陋可憎，驚問：「汝誰？殊不愧赧！」自云：「本城樓上老狐，娘子怪我饕餮而慵作，斥居此屋，寂寞已數載，感君垂愛，故冒恥自獻耳。」孝廉怒搏其頰，欲縛箠之。撐拄擺撥間，同舍聞聲，皆來助捉，忽一脫手，已琤然破窗遁。次夕，自坐屋簷，作軟語相喚，孝廉詬罵，忽為飛瓦所擊。又一夕，揭帷欲寢，乃裸臥牀上，笑而招手，抽刃向擊，始泣罵去。懼其後至，移寓避之。登車頃，突見前幼婦自內走出，密遣小奴訪問，始知居停主人之甥女，昨偶到街買花粉也。

琴工錢生（以鼓琴客裘文達公，滑稽善諧戲，因面有瘢風，皆

呼曰「錢花臉」。來往數年，竟不能舉其里居名字也。）言一選人，居會館，於館後牆缺，見一婦甚有姿色，衣裳故敝，而修飾甚整潔，意頗悅之。館人有母，年五十餘，故大家婢女，進退語言，均尚有矩度，每代其子應門。料其有幹才，賂以金，祈謀一晤。對曰：「向未見此，似是新來，姑試偵探，作萬一想耳。」越十數日，始報曰：「已得之矣。渠本良家，以貧故，忍恥出此。然畏人知，俟夜深月黑乃可來，切勿秉燭，勿言勿笑，勿使童僕及同館聞聲息，聞鐘聲即勿留，每夕贈以二金足矣。」選人如所約，已往來月餘。一夜，鄰弗戒於火，選人惶遽起，僮僕皆入室救囊篋，一人急搴帳曳茵褥，訇然有聲，一裸婦墮榻下，乃館人母也。莫不絕倒。蓋京師媒妁最奸黠，遇選人納媒，多以好女引視，面臨期陰易以下材，覺而涉訟者有之；幕首入門，背燈障扇，俟定情後始覺，委曲遷就者亦有之。此媼狃於鄉風，竟以身代也。然事後訪問四鄰，牆缺外實無此婦，

或曰魅也。裘文達公曰：「是此媼引致一妓，炫誘選人耳。」

安氏從舅善鳥銃，郊原逐兔，信手而發，無得脫者，所殺殆以千百計。一日，遇一兔人立而拱，目炯炯如怒，舉銃欲發，忽炸而傷指，兔已無跡，心知為兔鬼報冤，遂輟其事。又嘗從禽晚歸，漸已昏黑，見小旋風裹一物，火光熒熒，轉旋如輪，舉銃中之，乃禿筆一枝，管上微有血漬。明人小說載牛天錫供狀事，言凡物以庚申日得人血，皆能成魅，是或然歟？

奴子王廷佑之母言，青縣一民家，歲除日，有賣通草花者叩門呼曰：「佇立久矣，何花錢尚不送出耶？」詰問家中，實無人買花。而賣者堅執一垂髫女子持入。乃正紛擾間，聞一老媼急呼曰：「真大怪事，廁中敝帚柄上插花數朵也！」驗取，果適所持入，乃銼而

焚之，呦呦有聲，血出如縷。此魅既解化形，即應潛養靈氣，何乃作此變異，使人知而殲除，豈非自取其敗耶？天下未有所成，先自炫耀；甫有所得，不自韜晦者，類此帚也夫。

外祖雪峰張公家奴子王玉善射，嘗自新河攜鹽租返，遇三盜，三矢仆之，各唾面縱去。一日，攜弓矢夜行，見黑狐人立，向月拜，引滿一發，應弦飲羽。歸而寒熱大作，是夕繞屋有哭聲，曰：「我自拜月練形，何害於汝？汝無故見殺，必相報恨。汝未衰，當訴諸司命耳。」數日後，窗櫺上鏗然有聲，愕眙驚問，聞窗外語曰：「王玉，我告汝，我昨訴汝於地府，冥官見籍，乃知汝過去生中負冤訟辯，我為刑官，陰庇私囊，使你理直不得申，抑鬱憤恚，自刺而死。我墮身為狐，此一矢所以報也。因果分明，我不怨你，惟當日違心枉拷，尚負汝笞掠百餘，汝肯發願免償，則陰曹銷籍，來生拜賜多

矣。」語訖，似聞叩額聲。王叱曰：「今生債尚不了了，誰能索前生債耶？妖鬼速去，無擾我眠！」遂寂然。世見作惡無報，動疑神理之無據，烏知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哉？

雍正甲寅，余初隨姚安公至京師，聞御史某公，性多疑。初典永光寺一宅，其地空曠，慮有盜。夜遣家奴數人，更番司鈴柝，猶防其懈，雖嚴寒溽暑，必秉燭自巡視，不勝其勞。別典西河沿一宅，其地市磣櫛比，又慮有火，每屋儲水甕，至夜鈴柝巡視，如在永光寺時，不勝其勞。更典虎坊橋東一宅，與余只隔數家，見屋宇幽邃，又疑有魅，先延僧誦經放燄口，鈸鼓琤琤者數日，云以度鬼；復延道士設壇，召將懸符持咒，鈸鼓琤琤者又數日，云以驅狐。宅本無他，自是以後，魅乃大作。拋擲磚瓦，攘竊器物，夜夜無寧居。婢

媼僕隸，因緣為奸，所損失者無算。論者皆謂妖由人興。居未一載，又典繩匠衚衕一宅，去後不通聞問，不知其作何設施矣。姚安公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此公之謂乎？

錢塘陳乾緯言，昔與數友泛舟至西湖深處，秋雨初晴，登寺樓遠眺。一友偶吟「舉世盡從忙裡老，誰人肯向死前休」句，相與慨歎。寺僧微哂曰：「據所聞見，蓋死尚不休也。數年前，秋月澄明，坐此樓上，聞橋畔有詬爭聲，良久愈厲。此地無人居，心知為鬼，諦聽其語，急遽攙奪，不甚可辯，似是爭墓田地界。俄聞一人呼曰：『二君勿喧，聞老僧一言可乎？夫人在世途，膠膠擾擾，緣不知此生如夢耳。今二君夢已醒矣。經營百計以求富貴，富貴今安在乎？機械萬端以酬恩怨，恩怨今又安在乎？青山未改，白骨未枯，孑然惟剩一魂。彼幻化黃粱尚能省悟，何身親閱歷，反不知萬事皆空？

且真仙真佛以外，自古無不死之人；大聖大賢以外，自古亦無不消之鬼。並此孑然一魂，久亦不免於澌滅，顧乃於電光石火之內，更興蠻觸之干戈，不夢中夢乎？』語訖，聞嗚嗚飲泣聲。又聞浩歎聲，曰：『哀樂未忘，宜乎其未齊得喪。如是罣礙，老僧亦不能解脫矣。』遂不復再語。疑其難未已也。」乾緯曰：「此是僧粲化之舌耳，然默驗人情，實亦為理之所有。」

陳竹吟嘗館一富室。有小女奴，聞其母行乞於道，餓垂斃，陰盜錢三千與之，為儕輩所發，鞭箠甚苦。富室一樓有狐，借居數十年，未嘗為祟。是日女奴受鞭時，忽樓上哭聲鼎沸。怪而仰問，聞聲應曰：「吾輩雖異類，亦具人心。悲此女年未十幾，而為母受箠，不覺失聲，非敢相擾也。」主人投鞭於地，面無人色者數日。

竹吟與朱青雷游長椿寺，於鬻書畫處，見一卷擘窠，書曰：「梅子流酸濺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款題山谷道人。方擬議真偽，一乞者在旁睨視微笑曰：「黃魯直乃書楊誠齋詩，大是異聞。」掉臂竟去。青雷訝曰：「能作此語，安得乞食！」竹吟太息曰：「能做此語，又安得不乞食？」余謂此竹吟憤激之談。所謂名士習氣也。聰明穎儁之士，或恃才兀傲，久而悖謬乖張，使人不敢相邇者，其勢亦可以乞食；或有文無行，久而穢跡惡聲，使人不屑齒錄者，其勢可以乞食。是豈可賦《感士不遇》哉！

一宦家子，資巨萬。諸無賴偽相親昵，誘之冶游，飲博歌舞。不數載，炊煙竟絕，頗頷以終。病革時語其妻曰：「吾為人蠱惑，以至此，必訟諸地下。」越半載，見夢於妻曰：「訟不勝也。冥官

謂妖童娼女，本捐棄廉恥，藉聲色以養生。其媚人取財，如虎豹之食人，鯨鯢之吞舟也。然人不入山，虎豹焉能食；舟不航海，鯨鯢焉能吞？汝自就彼，彼何尤焉？惟淫朋狎客，如設井以待獸，不入不止；懸餌釣魚，不得不休，是宜陽有明刑，陰有業報耳。」又聞有書生昵一狐女，病瘵死，家人清明上塚，見少婦奠酒焚楮錢，伏哭甚哀。其妻識是狐女，遙罵曰：「死魅害人，雷行且誅，汝尚假慈悲耶？」狐女檢衽徐對曰：「凡我輩女求男者，是為採補，殺人過多，天理不容也；男求女者，是為情感，耽玩過度，以致傷生。正如夫婦相悅，成疾夭折，事由自取。鬼神不追理其衽席也，姊何責耶？」此二事足相發明也。

干寶《搜神記》載馬勢妻蔣氏事，即今所謂走無常也。武清王慶垞曹氏有傭媼，充此役。先太夫人嘗問以：「冥司追攝，豈乏鬼

卒，何故須汝輩？」曰：「病榻必有人環守，陽光熾盛，鬼卒難近也。又或有真貴人，其氣旺，有真君子，其氣剛，尤不敢近。又或兵刑之官，有肅殺之氣，強悍之徒，有凶戾之氣，亦不能近。惟生魂體陰，而陽氣盛，無慮此數事，故必攜之以為備。」語頗近理，似非媼所能臆撰也。

河間一舊家，宅上忽有鳥十餘，哀鳴旋繞，其音甚悲，若曰：「可惜，可惜。」知非佳兆，而莫測兆何事。數日後，乃知其子鬻宅償博負，鳥啼之時，即書券之時也。豈其祖父之靈所憑歟？為人子孫者，聞此宜愴然思矣。

有游士借居萬柳堂。夏日，湘簾榧几，列古硯七八，古器銅器磁器十許，古書冊畫卷又十許，筆牀水注、灑盞茶甌、紙扇棕拂之

類，皆極精緻。壁上所粘，亦皆名士筆跡。焚香宴坐，琴聲鏗然，人望之若神仙，非高軒駟馬不能登其堂也。一日，有道士二人相攜遊覽，偶過所居，且行且言曰：「前輩有及見杜工部者，形狀殆如村翁。吾曩在汴京，見山谷東坡亦都似措大風味，不及近日名流有許多家事。」朱導江時偶同行，聞之怪訝，竊隨其後，至馬車雜處，紅塵漲合，倏已不見，竟不知是鬼是仙。

烏魯木齊遣犯劉剛，驍健絕倫，不耐耕作，伺隙潛逃。至根克忒，將出境矣。夜遇一叟，曰：「汝逋亡者耶？前有卡倫（卡倫，戍守瞭望者，克之地也。），恐不得過，不如暫匿我室中，候黎明耕者畢出，可雜其中以脫也。」剛從之。比稍辨色，覺恍如夢醒，身坐老樹腹中，再視叟，亦非昨貌，諦審之，乃夙所手刃棄屍深澗者也。錯愕欲起，邏騎已至，乃弭首就擒。軍屯法遣犯私逃，二十

日內自歸者，尚可貸死，剛就擒在二十日將曙，介在兩歧，屯官欲遷就活之，剛自述所見，知必不免，願早伏法，乃送轅行刑。殺人於七八年前，久無覺者，而遊魂為厲，終索命於二萬里外，其可畏也哉！

日南防守柵兵王十，姚安公舊僕夫也。言乾隆辛酉夏，夜坐高廟納涼，暗中見二人坐閣下，疑為盜，靜伺所往。時紹興會館西商放債者，演劇賽神，金鼓聲未息，一人曰：「此輩殊快樂，但巧算剝削，恐造業亦深。」一人曰：「其間亦有差等。昔聞判司論此事，凡選人或需次多年，旅食匱乏；或赴官遠地，資斧艱難，此不得已而舉借。其中苦況，不可殫陳。如或乘其急迫，抑勒多端，使進退觸藩，茹酸書券，此其罪與劫盜等。陽律不過笞杖，陰律則當墮泥犁。至於冶蕩性成，驕奢習慣，預期到官之日，可取諸百姓以償補，

遂指以稱貸，肆意繁華，已經負債如山，尚復揮金如土。致漸形竭蹶，日見追呼，銓授有官，逋逃無路，不得不吞聲飲恨，為几上之肉，任若輩之宰烹。積數既多，取償難必，故先求重息以冀得失之相當，在彼為勢所必然，在此為事由自取。陽官科斷，雖有明條，鬼神固不甚責之也。」王聞是語，疑不類生人。俄歌吹已停，二人並起，不待啟鑰，已過柵門。旋聞道路傳喧酒闌客散，有一人中暑暴卒。乃知二人為追攝之鬼也。

莆田林生霈言，閩中一縣令，罷官居館舍。夜有盜破扉而入，一媼驚呼，刃中腦仆地。僮僕莫能出，有邏者素弗善所為，亦坐視，盜遂肆意搜掠。其幼子年十四五，以錦衾蒙首臥，盜掣取衾，見姣麗如好女，嘻笑撫摩，似欲為無禮。中刃媼突然躍起，奪取盜刀，逕負是子奪門去，追者皆被傷，乃僅捆載所劫去。縣令怪媼已六旬，

素不聞其能技擊，何勇鷙乃爾。急往尋視，則媼挺立大言曰：「我某都某甲也，曾蒙公再生恩，歿後執役土神祠，聞公被劫，特來視。宦貲是公刑求所得，冥官判飽盜橐，我不敢救。至侵及公子，則盜罪當誅，故附此媼與之戰。公努力為善，我去矣！」遂昏昏如醉臥，救蘇問之，懵然不憶。蓋此令遇貧人與貧人訟，剖斷亦甚公明，故卒食其報云。

州縣官長隨，姓名籍貫皆無一定，蓋預防奸贓敗露，使無可蹤跡追捕也。姚安公嘗見房師石窗陳公一長隨，自稱山東朱文；後再見於高淳令梁公潤堂家，則自稱河南李定。梁公頗倚任之。臨啟程時，此人忽得異疾，乃托姚安公暫留於家，約痊時續往。其疾自兩足趾，寸寸潰腐，以漸而上，至胸膈穿漏而死。死後檢其囊，篋有小冊，作蠅頭字，記所閱凡十七官，每官皆疏其陰事。詳載某時某

地某人與聞，某人旁睹，以及往來書札，讞斷案牘，無一不備錄。其同類有知之者曰：「是嘗挾制數官矣。其妻亦某官之侍婢，盜之竊逃，留一函於几上，官竟不敢追也。今得是疾，豈非天道哉？」霍文易曰：「此輩依人門戶，本為舞弊而來。譬彼養鷹，斷不能責以食穀，在主人善駕馭耳。如善其便捷，任以耳目心腹，未有不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者。此人不足責，吾責彼十七官也。」姚安公曰：「此言猶未揣其本。使十七官者，絕無陰事之可書，雖此人日日橐筆，亦何能為哉？」

理所必無者，事或竟有，然究亦理之所有也，執理者自泥古耳。獻縣近歲有二事，一為韓守立妻俞氏，事祖姑至孝。乾隆庚辰，祖姑失明，百計醫禱，皆無驗。有黠者紿以刲肉燃燈，祈神佑，則可速癒，婦不知其紿也，竟刲肉燃之。越十餘日，祖姑目竟復明。夫

受紿亦愚矣，然惟愚故誠，惟誠故鬼神為之格，此無理而有至理也。一為丐者王希聖，足雙攣，以股代足，以肘撐之行。一日，於路得遺金二百，移橐匿草間，坐守以待覓者。俄商家主人張際飛，倉皇尋至，叩之，語相符，舉以還之。際飛請分取，不受。延至家，議養贍終其身。希聖曰：「吾形殘廢，天所罰也。違天坐食，將必有大咎。」毅然竟去。後困臥斐聖公祠下（斐聖公不知何時人，志乘亦不能詳。土人云，祈雨時有驗。），忽有醉人曳其足，痛不可忍，醉人去後，足已伸矣，由是遂能行，至乾隆己卯乃卒。際飛，故先祖門客，余猶及見，自述此事甚詳。蓋希聖為善宜受報，而以命自安，不受人報，故神代報也。非似無理而亦有至理乎？戈芥舟前輩嘗載此二事於縣誌。講學家頗病其語怪，余謂芥舟此志，惟乩仙聯句及王生殤子二條，偶不割愛耳。全書皆體例謹嚴，具有史法，其載此二事，正以見匹夫匹婦，足感神明，用以激發善心，砥礪薄俗，

非以小說家言濫登輿記也。漢建安中，河間太守劉照妻，葳蕤鎖事，載《錄異傳》；晉武帝時，河間女子剖棺再活事，載《搜神記》，皆獻邑故實，何嘗不刪薙其文哉？

外叔祖張公紫衡家有小圃，中築假山，有洞曰泄雲洞。前為盡菊地，山後養數鶴。有王昊廬先生，集歐陽永叔、唐彥謙句，題聯曰：「秋花不比春花落，塵夢乃知鶴夢長。」頗為工切。一日，洞中筆硯移動，滿壁皆摹仿此十四字，拗捩欹斜，不成點畫。用筆或自下而上，自右而左，或應連者斷，應斷者連，似不識字人所書。疑為童稚遊戲，重堊鐍而其戶。越數日，啟視復然，乃知為魅。一夕，聞格格磨墨聲，持刃突入掩之，一老猴躍起衝人去，自是不復見矣。不知其學書何意也？余嘗謂小說載異物能文翰者，惟鬼與狐差可信。鬼本人，狐近於人也，其他草木禽獸何自知聲病？至於渾家門客，

並蒼蠅、草帚亦具能詩，即屬寓言，亦不應荒誕至此。此猴歲久通靈，學人塗抹，正其頑劣之本色，固不必有所取義耳。

易書閣

經典古籍新編

www.tw-book.com